山海經新證

史景成

一 引言

三十餘年前，日人小川琢治在其山海經考一文之首句，即問：「山海經是如何之書乎？」繼而顧頡剛在其五藏山經試探中亦問：「此究爲語怪之書乎？作是書者誰乎？其作者之目的何在乎？其作於何時代乎？何地域乎？」由二氏之問，可知自山海經出世，下至二氏寫作時之二千餘年中，雖有人爲之作注、作疏，有人爲之寫釋義，作考證，然其究爲如何之書，作者之目的何在，其作於何時代，何地域，仍爲尙待解決之問題。自二氏提出諸問題後，至今又歷三十餘年，中西之研究山海經者，亦不乏人，然所考定之著作年代，有早至戰國及遲至東漢魏晉者。關於所產生之地域，亦有不同之說，至其究爲如何之書，則意見紛紜，尙無定論。

按山海經乃一部三萬餘字性質復雜之書，爲五藏山經、海外經、海內經及大荒經（包末篇海內經）四部集合而成。全書載有名山大川，奇禽異獸，及人足馬尾，其形如牛等怪狀之神。除此通性外，各部復各有其所具之特性。山經詳載名山大川之方位及物產，祭祀各山神祇當用之祭品，及「食之」、「佩之」可治疾病，或防災免禍之草木禽獸等。海經荒經皆無祭品及醫藥之記述。海外經獨詳三首國、無腸國、不死國等奇異邦國之位置及其民族之風土習俗。海內經多記水源，奇異甚少。大荒經則詳帝俊、顓頊、炎帝、黃帝、鯀、禹、啓、共工、夸父等神話歷史人物之事跡及世系。因全書之內容爲

性質蕪雜之資料錯綜而成，且其中亦間有重複之處，所以山海經究爲何書，竟成歷來學者糾纏難決之問題。清代及其前之學者，多信其爲「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時，山川域地之眞實記錄，爲我國最古之地理，亦有斷其爲「語怪之祖」，更有斷其爲無稽之談之小說。民國以來，學者雖已公認其非禹、益之作，然對其究爲何書，仍各持異論。例如希勒格 (Gustave Schlegel) 稱其爲世界最古之旅行指南，王以中以其爲解釋我國古代地圖之說明書，周樹人認其爲巫者之書，何觀洲以其爲「意在駭人聽聞」無科學價值可言的誌怪之書，衞聚賢以其爲印度婆羅門教徒之遊記，袁珂以其爲「唯一的保存中國古代神話資料最多的著作。」小川琢治以五藏山經爲醫藥祭祀之指南，至於全部山海經爲「如何之書」，並未下一斷語。其下斷語者，又意見如此紛歧。其故無他，蓋因山海經之性質蕪雜，爲一部似地理非地理，似神話非神話，似語怪之小說，而非小說，似巫者祀指南而非祭祀指南之書。何則？如爲地理，何復雜以鬼怪神祇、醫藥、祭祀、神話及帝王事跡等，毫不相干之記載？如爲神話之書，何又雜有地理、醫藥、祭祀等性質不同之材料？復次，此書之內容，雖怪誕不經，似無稽之談，但實不似小說。蓋其所述山川之方位、礦、植物、動物之產地、天地東西南北之里數等，極爲乾燥無味之記述，不合小說之體裁。況地理、神話、巫書、小說等類別僅爲局部之剖判，非據全書內容之核定。又此書亦不似私人之旅行遊記。在遠古時代，交通不便，路途艱困，出外旅行，度宿無定，每日之旅程有限。今觀山海經所包地域之廣，所記奇禽怪獸動植物形狀之詳，復加動、植、礦物之產地，山川相距之里數，邦國之方位、鬼神、醫藥、祭品、神話等種類之繁，則所當費之時日及川資，斷非私人之能力所能及。況山海經所記，尙有人跡稀至，舟車罕到，「不可以上」、「無水」、「無草木」、毒蛇猛獸「食人」之地。在嚴寒多酷暑之天氣，孰願負笨重之行裝，長途跋涉，冒毒蛇猛獸，疾病、盜賊之危險而寫遊記？是以山海經不但非私人之遊記，亦非私人之作品。

山海經既爲似地理，非地理，似巫書非巫書，似小說非小說，似神話非神話，似遊記非遊記之書，然則其究爲「如何之書乎？」「作是書者誰乎？」「其作者之目的何在乎？」「作於何時代乎？」「何地域乎？」此諸尙未解決之問題，最近引起筆者之注意，成爲探考之對象。今據探考所得而試答之。

Ⅱ 作者

關於山海經之作者，其說不一。有謂其爲鄒衍之弟子所作者，有謂其爲墨子之弟子所作者，亦有謂其爲東周洛陽之無名氏所作者，更有謂其爲楚國之無名氏所作者。雖諸說不一，然皆以山海經爲一部私人之作品。據愚見，山海經係一部官

書，乃某國官方集合其逐漸調察及搜集所得與其國福利有關之地理、物產、祭祀、醫藥、神話、歷史等資料而成之書（詳論見山海經「是什麼暈」一節），故山海經非出一人之手，玆舉數例以證之：

一、文筆不同

山海經各部之文筆不同，山經之文詞通順條貫，海經次之，大荒經更次之。關於此點，學界同仁，多有同感，例如：袁珂云：

> 海內、外經和荒經……體製大抵同於山經，而文字條貫似乎卻沒有山經的分明。
> 海外南經說：「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我們就不知道「相隨」的確切狀態。
> 大荒東經說：「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惟帝俊下友。」也很費解。①

侯仁之在其比較海經與荒經之文中亦云：

> 前者（海經）敍述明白，次第井然，而後者則失之雜亂，排比無章。海內經（最末海內經篇）亦有此弊。②

按所謂「前者敍述明白，次第井然」係僅指海經與荒經之比較，若二者與山經相較，當皆遜色。

以上袁、侯二氏所評，甚為中肯。大荒經與海內經（最末篇）之文，不但有極費解之處，且其排比實雜亂無章。例如大荒西經：

>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 有……
>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
>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
>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

比較有系統有次第之敍述，當於「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後，接「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其後再接「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

二、體裁不同

A 五藏山經以四方之某方作起句：

南山經之首曰………

西山經之首曰………

北山經之首曰………

東山經之首曰………

中山經之首曰………

B：海經以四陬作起句：

海外經：

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

海內經：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海內西北陬以東者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

C 大荒經，方與陬兼用，無一定規則：

東海之外

南海之外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

三、同物異名

airiti

A　山名

海外北經：務隅之山
海內東經：鮒魚之山
大荒北經：附魚之山

B　國名

海外北經：柔利之國，一曰留利。
大荒北經：牛黎之國。

C　人名

海外北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
大荒北經：共工之臣曰相繇（注相柳也）。

D　神名

海外西經：燭陰
大荒北經：燭龍

四、矛盾

A　舜之葬地

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
大荒南經：帝舜葬于岳山（注卽狄山也）。

B　神話故事

大荒北經：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而死于此。
大荒東經：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

大荒東經謂應龍殺夸父，大荒北經謂夸父未至大澤而死，爲渴死，非被應龍所殺死。此大荒經內之自相矛盾。

大荒北經：有人衣靑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

風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止雨，遂殺蚩尤。

大荒東經謂應龍殺蚩尤，而此經謂黃帝下天女魃殺蚩尤，此大荒經內之自相矛盾又一例。

B 世系

大荒南經：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

大荒北經：顓頊生驩頭。

此大荒經內互相矛盾之又一例。

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

大荒海內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

此為大荒經與大荒海內經之矛盾。

大荒東經：帝俊生中容（箋疏：左傳文公十八年，高陽氏才子八人內有中容，然則此經帝俊又當為顓頊矣）。

大荒東經：帝俊生帝鴻（箋疏，帝鴻黃帝也）。

大荒海內經：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韓流，韓流……生顓頊。

按第一項，帝俊即顓頊，是以第二項云：帝俊生黃帝，當即顓頊生黃帝，而第三項，黃帝反成顓頊之曾祖，其矛盾如此！

五、重　複

A 國名

海外經與大荒經國名之重複者，共十九處，與海內經重複者有三。且不但大荒經與海外、海內經有重複，即本部本篇內亦有重複。

本部內重複之例：

大荒東經：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

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

本篇內重複之例：

大荒東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有中容之國。

大荒東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有中容之國（箋疏：「諸文重複雜沓，踳駮不倫，蓋作者非一人，書成非一家故也。」）

B　顓頊葬地

海外北經：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於陰。

海內北經：鮒魚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

大荒海內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今察上文所引，不但本部內有重複、矛盾、異說，甚至本篇內亦有此現象，顯證其非出一人之手。郝懿行箋疏，對重複雜沓之處亦謂：「蓋本諸家記錄，非一手所成故也。」但未解釋何以本部本篇之材料亦出諸家記錄。鄭德坤對於異說云：「關於「一曰」，大概劉歆校訂時，經文或有異本。」③侯仁之亦稱「荒經乃海經的別本。」④但山海經之有異本或別本，則又作何解？豈有數不同之私人，在不同之時代及地域，不約而同寫作性質相同之異本或別本之山海經？卽使有不同之私人，不約而同寫成異本或別本之山海經，則同部同篇內之重複、矛盾、異說，又將何以解釋？

按山海經之記載，有出於想像，有出於傳說，亦有出於實錄。其眞實之部分，當爲多人多年分入合作之成績。畢沅在其新校正序中曾謂山海經內所載之山「率多可考」，所記載之水「見於經傳，其川流沿注，至今質明可信。」小川琢治亦云：「中國上古之地誌，在禹貢反有可疑，而從來學者不信之山海經，却大有可採，其研究東亞之地理及歷史上，決不可忽。」⑤顧頡剛亦稱山海經爲研究古代地理最有價值之書。又據蒙文通之研究，山海經內「保存了很古的地理情況，其地理時代，遠在禹貢所反映的地理時代之前。」⑥而小川氏謂：「海內四經，當是表出戰國末葉邊裔地理上之位置。」⑦又稱山海經內之「土地、住民之名稱，有次第附加者。」⑧山海經內之記載，旣「保存了很古的地理情況」，又「表出戰國末葉邊裔地理上之位置」，故其內容必爲逐漸積累，逐漸增益而成。至於經內所載之神話，皆爲各地民間十口相傳之迷信，並非某一私人，一時一氣之臆構。是以神話之有異說者，蓋因其爲混雜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之傳說而成。此外山海經內尚有關於各山神祭祀當用之祭品，一四五種動植物醫藥之性能，六一八處礦物之產地，及七六種鳥類，八九種木類，六九種草類之名稱、形狀、產地等。凡此皆屬巫醫、祭祀及動、植、礦物之專門知識，非但必爲逐漸積累而成，且必爲專門人才或專職官史搜集所得。又五藏山經所載：「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或「又西二百里曰翠山。」等，所述各山之具體距離及各河川之水源，勢必爲專門人才調察搜集之記錄。今察書內所載，旣含多人搜集調察之報告，無怪山海

經內有重複、矛盾或異本別本之產生。

據山海經之內容而推，既當爲多人多年之成績，復據其重複、矛盾、異說之記載，亦證各部各篇之材料非出一人之手，是以今本山海經乃在分工合作之情形下所產生，當係某國官方之產物。且當爲一富迷信，重巫術之國，爲適應其本國當時之需要，令負責不同地域之官史，分途編纂其逐漸收集之地理、物產、祭祀、巫醫、傳說、神話等檔案，復加整理及增益先後而成各具特性之山經、海經、荒經各篇。其後史巫之官復合此四部，增訂而成之書。

Ⅲ 產地

山海經內多「怪力亂神」之記載，與儒家思想相水火，即比一端，已足證出山海經必，非出於中原地帶，富於儒家思想之國。復次，山海經所載之古代帝王，以帝俊帝顓頊爲中心人物，與中原諸國以黃帝爲中心之傳統不合。比山海經非產於中原之國之又一證。惟一般學者多謂山海經之敍述，以洛陽之附近最詳，故斷其爲東周洛陽之產物。按洛陽地近關東諸國，自西周時代，已爲東西諸國朝會之所，往來之道，是以洛陽及其附近之地，勢必爲各國所共知。又洛陽西南一帶之諸姬小國，在春秋時代，皆滅於楚。如此，則南方之大楚，對洛陽及其附近之地理，必甚明悉。故山海經雖對洛陽附近之敍述最詳，但不宜單據此點而定其爲洛陽地帶之產物。

山海經所記地域之廣，遠出禹貢九州範圍之外。關於各地之記載，多甚簡略，而山經之中次九經對岷江中上游三百里偏僻之地區（即楚先祖「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附近之地），竟詳載八水十六山，相對自言，可謂詳盡。又，大荒海內經內共載十六邦國，其在北方東方者，僅記四國，其餘之十二國，皆在西南方。此外，山海經不但對南方邊緣之山水，有詳細之記載，且關南方熱帶動植物之敍述，亦甚詳博。若更據全書內之地理、物產、祭祀、醫藥、神話、天文等項觀之，則無一不顯示其爲南方楚國之產物。玆分述於下：

一、地理

山海經所記之地理，東至日本及琉球羣島，南至南越、緬甸、印度，西至新疆以西，北抵內蒙古及東三省之外。如此廣濶之地理知識，在遠古交通閉塞時代，不但非一私人所能有，即以國家而論，亦非楚莫屬。蓋楚在春秋戰國時代，幅員

之廣，遠超各國之上。在此條件下，惟楚本其本國及其四鄰諸國之地理，復加由朝聘、盟會、征伐而得與其所接觸諸國之地理知識，方可近於山海經內所包廣濶之地域。茲引學者考定楚國在先秦時代之疆域於下：

春秋時代

石璋如云：

楚在春秋，吞併之國凡四十有一（權、阩、鄧、穀、鄖、羅、盧戎、鄀、鄖、貳、軫、絞、州、蓼、息、鄧、申、呂、弦、黃、夔、江、六、麇、宗、巢、庸、道、柏、房、沈、蔣、舒蓼、舒庸、舒鳩、賴、唐、頓、湖、蠻氏、陳）。其西北至武關（今陝西商縣東，少習山下），與秦分界。其東南至昭關（今安徽含山縣北二十里），與吳分界，其北至今河南之汝南、南陽、臨汝一帶，與周分界。其南不越洞庭湖，全有今湖北六十縣之地。惟隨縣為隨國，僅存。又全有今河南之汝南、正陽、上蔡、新蔡、西平、遂平、確山、信陽、羅山、南陽、南召、唐河、泌陽、桐柏、鎮平、鄧、淅川、新野、內野、內鄉、方城、舞陽、葉、光、固始、息、商城等縣。又闌入「郟縣」（舊名，民二十五年與寶豐合併為輔城縣），魯山、嵩、尉氏、禹、郾城等縣。四川之奉節縣，與巴接境。江西之南昌、南康、九江、鄱陽縣一帶，與吳、越錯壤。又全有安徽之合肥、廬江、舒城、無為、巢、鳳陽、懷遠、定遠、壽、鳳臺、宿、靈壁、阜陽、潁上、霍丘、亳、太和、蒙城、和等縣之地。至蕪湖及江蘇之六合、碭山，則與吳日交兵處也。⑨

顧頡剛，史念海云：

楚亦羣蠻之一也。蓋本東方夷族周人遷之以西，遂竄居南土，稱為強族。周衰代興併吞諸夏小國與蠻夷部落，地廣於齊、晉，勢雄於秦、狄，其疆域約包今湖北全省，北抵河南南部，西至陝西東南境，與四川東境，東及江西、安徽，兼涉江蘇西南一小部，南則不越洞庭湖，地兼跨於七省。初都丹陽（在今河南西南部丹、淅二水交流處，舊說在今湖北秭歸等處，非是）；後遷於郢（在今湖北江陵縣）；復遷於鄀（在今宜城縣），號為鄢郢。蓋春秋時第一大國也。⑩

童葉書云：

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縣），後遷於鄀（今湖北宜城縣），其勢力範圍，約佔今湖北省全部及河南省之西部，陝西省之東南端，四川省之東端，江西及江蘇、安徽三省一部之地。案楚在周初，蓋居今河南省西南部之丹水流域，西周末年，已漸強盛，至東周初，楚益奮發。此促中原，至晉文公敗之城濮，勢始稍殺。然其地已為春秋第一大

國矣。⑪

戰國時代

顧頡剛、史念海云：

> 楚（頃襄王遷於陳，考烈王遷於距陽，後又遷壽春）南抵湖南，西南至四川、貴州，西北至漢中，北抵河南南部，東北至山東南部，東至東海，東南抵江西、浙江，於戰國時亦最為大國。⑫
>
> 楚則當戰國之時，封疆萬里，東興兵滅越，地達海隅，而越裔居江南者，悉稱臣納貢；莊蹻闢地西南，東起黔中，西通滇國。⑬

鍾鳳年論楚全盛時之疆域爲：

> 今陝、川、鄂、湘、桂、粵，與悼王時者似無異。於贛已盡有之。皖則只一宿縣，及蘇只銅山、蕭、沛、豐、碭山屬宋。浙有浙水以北者（此依故吳地言，似為自北源之新安江起至入海以北）。魯或微涉嶧縣。豫有淅州、內鄉、伊陽、臨汝、南召、葉（此尚有東南部），遂平、汝南（此與魏共之），項城、商水、淮陽、太康、扶溝（北與魏共之，依漢縣言，尚應涉及通許），柘城以南。跨今十二省，佔縣四百三十餘；東臨海，南界越、楊越、西南夷，西界夷秦，北界韓、魏、宋、齊。於此楚地之廣，幾同餘國舉凡所有相埒，實為當時無與倫比之第一大國。⑭

按楚在春秋戰國時代，不但雄霸南方，幅員最廣，征伐最多，且當時諸國重要之會盟，幾無不參與。簡言之，春秋戰國時代中，惟楚之疆域最大，亦惟楚能據其本國及其四鄰之地理，復加由征伐會盟所得與其所接觸諸國之地知識，方可近於山海經內所載之地理範圍。是以據地理一項而論，山海經當爲楚之產品。

二、物　產

山海經詳記廣泛地域內各地之動、植、礦產及巫者所傳含醫藥性之動、植物等。此種廣博之物產及醫藥知識，亦非疆域廣大屬國衆多之國，不能具有。是以由物產及醫藥知識而論，山海經亦當產於楚國。

三、鬼神、祭祀及巫醫

山海經全書，滿載奇異鬼神之狀態及神能。五藏山經特詳巫醫及鬼神之祭品。海內經「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藥」之六巫。大荒經有「十巫從此（靈山）升降，百藥爰在」之記載。無怪學者有謂五藏山經爲醫藥及祭祀之指南，山海經爲巫者之書，或誌怪之書。今據此性質而論，山海經亦當爲楚國之作品。

掌祭祀通鬼神爲巫者之職，自不待言。然醫亦出於巫。蓋原始社會，巫醫不分。故呂覽勿躬篇云：「巫彭作醫。」孔子亦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所謂南人者，即南方荆楚也。南方之楚，文化較低，富迷信，重巫術，其民族特性，多見於文獻。漢書地理志云：「楚有江漢川澤之饒……飲食還給，不憂冷餓……信巫鬼，重淫祀。」又呂氏春秋異定篇云：「荆人畏鬼」，因畏鬼，故祀之媚之，以求遠禍。又國語楚語下，觀射父論祭祀云：「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匱于祀……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楚語下又謂：楚「有左史倚相……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由上觀之，楚人視祭祀之重要，可見一斑。凡楚辭中之九歌、九章、招魂、遠遊等編，無一非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之寫照。

楚人之富迷信，重巫術，不但見於文獻，且有出土實物之鐵證。一九四九年，長沙市郊發現戰國楚墓，墓中發得絹質畫卷一幅。饒宗頤稱之爲「楚墓時占神物圖券」，並謂：「圖中所記，爲四時五正及月令出行宜忌，殆爲楚巫占驗時日之用，而施之墓葬以鎮邪魅」者⑮。此圖中央有一正一倒兩段文字，四周繞以各種畫圖，有植物、禽獸、異狀人形與若干不可辨識之物及殘泐之文字。饒宗頤及陳槃皆以圖之四周，概爲楚人所祀之神及祀神之牲獸。中央文字有「毋弗或敬，惟天作福」，「羣神乃喜」⑯等字句，似表明惟天及羣神能禍福人類，是以有祀，求免災禍。饒君復謂文中似示四時各有所主之神，及以四時之產物爲祭品以享羣神者。總之，據該圖之表現，饒、陳二君之考釋，則楚人之畏鬼神，重祭祀，再無質疑之餘地。然尤不可忽視者，則爲圖中所繪之奇怪神獸，與山海經之所描述者，極相類似。觀圖卷所繪有：

A　三首牛蹄人形神

五藏山經中山經云：「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

B　銜蛇神

大荒北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又有神銜蛇，操蛇。

C　一臂長舌神

大荒西經云：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

D　除畫卷外楚墓尚有有角木偶

五藏山經東山經：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按楚墓發得怪神之圖，亦見盛宏之荆州記。文云：

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也。楚靈王（540-528 B. C.）時，山崩，毀其墓，得營丘九頭圖焉。（按重黎爲神話人物，所毀是否爲重黎墓，當係另一問題，然楚墓發得九頭圖，則不虛也）。

所謂九頭神或獸者，山海經亦有其例：

海外北經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

海內西經云：昆侖南淵……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

此種巧合當非偶然。山海經既似巫者之書，而楚人之富迷信，畏鬼神，重淫祀，文獻實物，又互爲印證，則山海經之產於楚，復有何疑！

四、天文

山海經內頗多關於天文之記載。今列於下，以示梗概：

五藏山經：

南山經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招搖，星名）．

又東三百里曰箕尾之山（箕、尾二星名）

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

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司天之九部。

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是神也，主司反景（注：日西入則反東照，主司察之）

泑山，神蓐收居之，……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脫扈之山，……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

海外經：

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

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司夜于此。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

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

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大荒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日月所出。

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

東北海外……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

東南海之外，……有女子名曰羲和，……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西海之外……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西北海之外……有人名曰石夷，……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姖天門，日月所入。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下地是生噎，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日月所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

大荒海內經：

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經文中有以星宿之名名山，有「天樞」、「日次」、「天之九野」、「天之九部」、「主司反景」「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長短」等天文術語，又提及日出日入之山。此卽顯示作者頗重天文曆法。據此，則山海經當出自注重天文及精通天文之國，而先秦諸國中，合此條件者，當爲楚國。此說可由三方面證之。

A據文獻記載，中國古代主天文曆法者，多爲楚之祖先。

㈠顓頊

史記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

是楚自稱爲顓之後頊，史有明言。

史記五帝紀云：帝顓頊高陽者，……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

國語、周語下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

爾雅釋天篇釋十二次之玄枵次云：玄枵虛也，顓頊之虛也，北陸虛也。

顓頊曆：中國古代之實用曆法爲顓頊曆，如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

㈡重黎

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國語楚語下去：……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故重黎氏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史記歷書云：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卽南正重及火正黎）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

是重黎卽顓頊之曾孫，爲掌天文歷法之官。

㈢羲和

尙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漢書藝文志云：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尙書僞孔傳云：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B戰國時代，楚爲天文曆法最前進之國。

漢書藝文志云：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六國時，楚有甘公。史記正義引劉向七錄云：「甘公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按楚之甘公與魏之石申，爲戰國時代最馳名之天文家，著有世界最古之恒星錄。

據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尙有楚之唐昧。唐昧爲楚名將，於紀元前三〇一年，戰死於垂沙之役。以名將而精通天文，足見天文之知識，在楚已博及羣官，不爲史卜所專有。最顯之例，爲屈原（339-278 B. C.）以「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之天象表達其出生之年、月、日。文武官吏，多精通天文，據筆者所知，戰國時，僅楚而已。此可證楚在戰國時代，爲天文最前進之國。

十二歲名紀年法創始於楚，爲楚國天文最前進之又一例。考歲星紀年最早之記載，見於左傳、國語。然二書所記皆屬十二次之紀年法。其法以歲星在含多至點之星紀次作紀年之起點，以歲星在十二次某次之位置爲紀年之標準。例如「歲在星紀」、「歲在大梁」等。屈原之「攝提貞于孟陬兮……」爲文獻中首見以歲星於孟春正月在娵訾次營室五度爲紀年起點，以此種天象爲歲星紀年之第一年。其十二紀年之名稱爲：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困敦、赤奮若。呂賢之「歲在涒灘」卽此歲名紀年之實例。惟屈原僅表明歲名紀年第一年之天象，並未用「攝提格」第一年之歲名述其生日，因此學者中雖有謂離騷所記之天象，爲歲名紀年之始，而浦江清則以屈原未用「攝提格」之歲名，且此時代之其他文獻，亦無歲名之記載可作旁證，是以當時歲名紀年法，或在醞釀時期。據愚見，屈原出生之時，歲名紀年法或在醞釀時期，但在寫離騷表達其生日時，歲名紀年法或已成立。總之，無論屈原出生時歲名紀年尙在醞釀時期，或已確立，歲名紀年法創始於楚，則無疑義。何則？蓋由屈原所述之天象年起，以歲星約十二年繞天一週，順序下推，恰與呂賢「歲在涒灘」所記歲名紀年第七年之天象符合。

C楚之民俗愛好天文

楚國人民之愛好天文，可由晚近長沙出土實物證之。饒宗頤云：「觀長沙出土漆器，以至弩機，其上所繪圖案，多爲星雲紋，或以點取象星宿，俱爲楚人愛好天文之表徵。」⑰

據山海經之豐富天文記載及天文術語而言，此書當產於注重天文，精通天文，愛好天文之國。察楚之祖先爲我國天文曆法之始祖，楚復爲先秦諸國中最好天文，最精天文之民族，是以自書中天文一項考之，山海經之產地，當爲楚國。

airiti

五、天下之中

五藏山經共二十六篇，南、西、北、東四經共十二篇，而中央之中山經一經則有十四篇，佔全山經一半有奇，是中山經之記述特詳。如以中山經之面積而論，其南至湖南，西至四川，北至山西、河南，東至安徽、江西。換言之，中山經之畛域，包湖北全省及其四周各省之一部分。顧頡剛謂：「西山經（之記述）皆自東而西，北山經皆自南而北，雖實不盡符，而文則悉然。蓋作者之觀念，以爲西行、北行俱於中山經出發者。」⑱足證五藏山經之敍述，以中山經爲中心。又蒙文通謂：「中山經所載的地區，無疑的當是這部分作品所認爲的天下之中。」⑲誠然。蓋山流經之作，必以其本國爲中心爲主體，繼而推及海外及四荒之地。故荀子大略篇亦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太下之中，禮也。」中山經所記既爲湖北省全省及其四周之地區，則其作者，必以楚爲天下之中。換言之，山海經爲楚國作品。

六、四方之序

中國傳統對四方之觀念，係以東、南、西、北爲序，如此之次第，可遠溯至殷商。甲骨文有：

己巳王卜貞：囦歲受囷，王乩曰吉。
東土受年
南土受年
西土受年
北土受年⑳

今山海經之五藏山經，海外四經及海內四經排列之序，皆以南方爲首，與傳統不合。蒙文通因此遂定山海經非中原文化之產物，但未解釋其非中原文化之產物以南方爲之首原因。據筆者之推測，山海經以南方爲首者，著因其爲楚之產品。茲推論其原因於下：

A　楚爲南方之國，其祖先炎帝，爲南方之帝。

B　楚人畏鬼，重祭祀，以求遠災免禍。楚既爲南方之國，則其所祀四方之神，亦必以南方之神爲首，況南方之神祝

融，爲楚之先祖。

C　楚祭五帝，亦在南方。如晏子春秋載：楚巫見景公（齊）曰：「『……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㉑楊寬謂：「晏子書雖假托，此事或不虛也。」㉒按景公時當無祀五帝之事。此記述僅示楚之巫者，在戰國晚期，祀五帝必在國南。故重祭祀之楚，當以南方爲首。

D　楚爲天文曆法最前進之國，且爲歲名紀年之創始者，前已論之。而天文曆法家必「歷象日月星辰」方能「敬授民時」。然「民時」之決定必由觀察星位，而觀察星位，必於昏旦時以南中爲準。如呂覽十二紀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昴中」等。復次，陰陽家爲天文曆法家之枝派。漢書藝文志云：「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羲和亦楚之祖先說見上），而陰陽家以陽位爲尊。如白虎通德論五行篇云：「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

據上四項原由，可知四方之序，以南爲首者，楚人之記述也。

山海經大荒四經之排列次第，係以東、南、西、北爲序。此蓋因作者於此部特重天象及日月出沒之記述。察經內所記「日月所出」及「日月所入」相對之山各六，此爲他經所無者。日月既出自東方，則其記述當始自東方。是以大荒四經之序，雖起自東方，但因注重日出日入之記載，故仍當爲楚之產物。

七、神話歷史人物

山海經以帝俊帝顓頊爲中心人物。經中關於帝俊之記載凡十六次，顓頊之記載凡十五次。顓頊爲楚之祖先，但此帝俊究爲何人？據經內所載，帝俊有時爲黃帝之父，有時爲黃帝，有時爲顓頊，有時爲帝嚳，有時爲帝舜，有時爲高辛。例如：

A　帝俊爲黃帝之父

大荒東經：帝俊生帝鴻（注：帝鴻黃帝也）

B　帝俊爲黃帝

大荒東經：黃帝生禺號。

大荒海內經：帝俊生禺號。（注：此經帝俊，人當爲黃帝矣）

C

帝俊爲顓頊

大荒東經：帝俊在中容（注：左傳文公十八年，高陽氏（即顓頊）有才子八人，內有中容。）

大荒北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丘方員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丘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注：此帝俊蓋顓頊也。自文內「丘西有沈淵，顓頊所浴」可推知之。）

D

帝俊爲高辛

大荒南經：帝俊生季釐（注：左傳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內有季貍，貍釐同聲。）

E

帝俊爲帝嚳

大荒西經：帝俊生后稷（注：俊宜爲嚳，嚳第二妃生后稷。）又

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注：史記五帝紀，帝嚳娶娵訾氏女。索隱引皇甫謐云：女名常儀。今案常儀即常羲，羲儀聲近。）

F

帝俊爲舜

大荒南經：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注：帝俊即帝舜。）

關於帝俊之究爲何人，雖有以上六種不同之說，惟皆直接式間接指其爲楚之祖先顓頊。蓋帝俊既爲帝嚳，爲高辛、爲帝舜，則帝俊、帝嚳、高辛、帝舜皆一人之分化。郭沫若、楊寬、衞聚賢等皆主此說。㉓帝嚳、高辛、帝舜既即帝俊，且黃帝亦即帝俊，而帝俊復即顓頊（見上引文），則經中所記之帝嚳、高辛、帝舜、黃帝亦皆即顓頊也。簡言之，帝俊與顓頊乃乃一人之分化，所謂之帝俊亦即顓頊之別名也。此說尙有二補證列下：

㈠山海經中帝俊之名，僅見大荒經及末篇海內經。而大荒經首次出現之帝俊，係指顓頊。

㈡一九四九年楚墓出土之絹畫，文內載有楚之祖先炎帝、祝融、重黎，此外尙有帝俊，惟不及顓頊，此或以帝俊之名代顓頊歟？（按帝顓頊亦即帝高陽，高陽者，即高高在天之帝之義，故帝俊、帝顓頊實亦即黃帝，亦即楚之天帝也）。

除帝俊及帝顓頊外，山海經所載其他之重要神話人物皆與楚有關，試舉例於下：

㈠炎帝（楚之祖先）

㈡重黎（顓頊之孫）

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

㈢祝融（顓頊之孫）

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

㈣鯀（黃帝之孫，而黃帝亦即帝俊，帝俊亦即顓頊，前已論及）。

㈤大荒海內經：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是鯀爲黃帝之孫）。

㈥禹（鯀之子，黃帝之曾孫，黃帝亦即顓頊見上）

大荒海內經：鯀復生禹。

㈦啓（禹之子）。

㈧共工，后土（楚祖先炎帝之後）

大荒海內經：炎帝之妻……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

㈨羲和（帝俊之妻）

㈩信、夸父（炎帝之後）

大荒北經：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后土爲炎帝後，見上）

(十一)后稷（帝俊之子，而帝俊即顓頊）

大荒西經：帝俊生后稷。

(十二)吳回（楚先祖祝融之弟）

大荒西經：有人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史記楚世家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十三)昆吳（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氏產六子，其一曰樊，是爲昆吾也。」又云：「吳回氏產陸終」而吳回即祝融之弟見上）

(十四)少昊（箋疏：顓頊世父）

大荒東經：少昊孺帝顓頊于此。

山海經所記之神話歷史中心人物，不但爲楚之祖先及與楚先祖有關之人物，且凡造物發明者，亦概爲楚之先公先祖：

㈠始作樂風：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

㈡始爲鍾：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是生鼓延……鼓延是始爲鍾。

(三)始爲舟：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

(四)始爲車：　番禺（帝俊之後，見上）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

(五)始爲弓矢：　少皞（卽顓頊世父見前）生般，般是始爲弓矢。

(六)始爲琴瑟：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始）爲琴瑟。

(七)始爲歌舞：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

(八)始作下民百巧：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九)始播百穀：　后稷是播百穀（帝俊生后稷）

(十)始作牛耕：　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十一)始布土定九州：　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山海經所記述之神話中心人物及創造者既皆爲楚之先祖先民，則此書必出於楚。

XI　成書年代

世傳山海經爲禹益所作，此說創自劉歆。漢哀帝建平元年（6. B. C.），歆上山海經表云：

山海經者，出自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

此傳統之說，自漢至清雖信從者多。然自趙宋已有人因書內雜有夏後之人名、地名而疑其非禹時所作。民國以來，則漸有學者，擧出其他理由，推翻傳統之說，公認其非出於禹益之手。

凡論山海經之著作年代者，多以五藏山經成篇最早，海經次之，大荒經及末篇海內經最晚。據筆者所知，惟蒙文通獨特異說，謂海經荒經之著作時代，皆早於五藏山經。玆擧諸家論山海經各部年代之例於下：

五藏山經：

airiti

1. 商代——拉克倍理㉔（Terrien de Lacuprie）
2. 東周

A 袁珂——（未指明東周具體時代。）㉕

B 小川琢治——（指周室東遷至春秋末。）㉖

C 鄭德坤——（指春秋時代。）㉗

3. 戰國——陸侃如㉘
4. 戰國中期——衞聚賢、蒙文通㉙
5. 戰國末期至秦漢之間——吳晗㉚

海外經

1. 西周中期以前——蒙文通㉛
2. 春秋戰國之交——袁珂、鄭德坤㉜
3. 西漢

A 淮南子前——小川琢治㉝

B 淮南子後劉歆前——陸侃如㉞

海內經

1. 西周中期以前——蒙文通㉟
2. 春秋戰國之交——袁珂、鄭德坤㊱
3. 戰國末——小川琢治㊲
4. 西漢

A 淮南子後劉歆前——陸侃如㊳

B西漢末劉歆所僞——衞聚賢㊴

大荒經及末篇海內經

1.西周——蒙文通㊵

2.戰國（秦統一前）——鄭德坤㊶

3.西漢

A漢初——袁珂㊷

B漢末——拉克倍理

4.東漢——衞聚賢㊸

5.東漢魏晉（劉班後郭璞前）——陸侃如㊹

據上所列，各家所斷山海經各部成篇之年代，有千餘年之差別。其定海經爲漢代所作之原因有三：

1.海外經：襲淮南地形訓而加詳。至述崑崙西王母又較增多枝葉，顯然由淮南演繹而出。

2.海內經：多漢代地名。

3.篇末均有劉歆署名，足證其爲劉歆所僞或加入。

凡定大荒經及末篇海內經爲西漢至東漢及魏晉時所作最大原因有三：

1.多漢代地名。

2.篇末無劉歆校字樣，且郭注云：此五篇「皆進在外」，是以當爲劉歆後郭璞前之作。

3.漢書藝文志記山海經僅十三篇，是以當爲班固以後之作品。

據愚見，吾人不能僅憑篇內漢代之地名，或漢書藝文志所列之篇數及篇內有無劉歆所校字樣而定某篇之年代。蓋當注意者，山海經原有山海圖與之並行。是以晉陶潛有「流觀山海圖」之詩句，郭注有「圖亦作牛形」及「亦在畏獸圖中。」宋朱熹亦疑山海經「本依圖而述之。」清畢沅亦稱「據藝文志，山海經在形法家，本劉向七略以有圖，故在形法家。」推其圖，必包有邦國、山川、神靈及奇怪之動、植物等，其內容既爲地理與神怪之說明，故此書爲記賬式之筆法，句與句之間，無甚聯繫，凡後人附益之地名，或劉歆校書時所改入之郡縣，頗難鑒定。復次，荒經（末篇海內經在內）五篇之內容，既有與山經、海經重複之處，無其記載以神話歷史人物之世系及事跡爲主體，是以班固寫藝文志時，僅將以地理神怪爲主體，有圖之十三篇（山經五篇，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列於藝文志形法家目錄中，而將以神話歷史人物之事跡

爲主體，而無圖之荒經五篇「皆進在外」作附本，極爲可能之事。鄭德坤曾云：「其實山海經錯簡很多，篇目離合，何止一次，……更不能以『進在外』及劉歆校等字樣之有無，而斷其年代。最重要的是應該從內容加以研究。」㊻誠然。

至於研究山海經，據其內容而定年代，首遇之問題，則爲鑒別何爲原文，何爲附益。過去學者，有信山海經爲禹益所作。因此凡關禹益以後之敍述，皆斷其爲成書後所竄入或增益之文。筆者則以爲山海經書成後，或有地名之竄入及更改原有之地名，爲當時地名名稱之處，餘者凡學人曾疑爲後人增益或竄入之記述部分，概爲成書前將剏形山海經之材料加整理時所附益。是以除地名外，凡書內所載，皆爲考定各篇及全書年代之關鍵。筆者所謂之成書年代，乃爲楚國官方集合其由逐漸搜集之材料編纂而成之山經、海經、荒經，復加整理及增益而成一書之年代。今據此原則而考山海經之年代，筆者認爲此書當成於戰國晚期呂氏春秋成書之前。今分別考辨於下：

五藏山經

一、五藏山經之名稱

山海經不但全書以「經」名之，卽書內之各都，如五藏山經、海外經、海內經、大荒經，亦無不以「經」稱之。而五藏山經除以「經」分篇，與海經、荒經相同外，且每篇尙以「經」分段以別之。例如：

南山經：

南山經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搖之山。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

西山經：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

北山經：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

北次二經之首曰……管涔之山。

東山經：

東山經之首曰樕螽之山。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

中山經：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煇諸之山。

五藏山經之內容，不但爲多數分段之「經」所組成，且每分段之經末，皆總述該段內所包之山數，里數及享此段內之諸神特用之祭品，以作結束。何如：

東山經：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用一犬，祈神用魚。

東次三經：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臯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爲敗。

凡山經二十六大分段之末，無不有類似之結束語。五藏山經內含有「經」字之首尾句，與全部內容之組織及結構相連貫，必爲成書時所原有，故非如小川、畢沅所疑爲成書後劉歆所加。否則劉歆必先更改整部內容之結構及分類，方能有今日山經之超首語及結束句。然則劉歆何爲廢如許之精力及時間作全盤內容之改訂；其目的及作用又將安在？況內容及分類，若爲劉歆所改定，則其四方之順序，不至違反中原傳統，以南、西、北、東爲次第，亦不至以荆楚爲天下之中。且五篇中每分段結束語內所記之山川名稱、里數及每段諸神之形狀及祭品種類等，則斷非劉歆之知識所能及。

考我國古籍有「經」之尊稱首見記載者，惟墨經及孝經。前者見莊子天下篇，後者見呂氏春秋察微篇。天下篇云「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察微篇引孝經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呂氏春秋成書於元前二三九年，已屬戰國末年。內莊子天下篇，據晚近學者之考證，亦爲戰國晚期之作品。此爲以「經」名書最早之記載。然當時亦有僅用「經」之一字以示其所指之典册者。如荀子勸學篇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此處之「經」字當爲指詩書之類。又管子戒篇云：「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此「四經」所指爲詩、書、禮樂，亦無疑問。據此可知以「經」字作書名或指典册，皆爲戰國晚年之事。今墨經及孝經之名，既見於戰國晚年成書之莊子天下篇及呂氏春秋記載中，則墨經孝經二書之年代，亦即以「經」稱書之年代，必早於莊子天下篇及呂氏春秋成書之年代。簡言之，以「經」字稱書之年代，可溯至戰國晚年之中期或初期。

二、陰陽五行

A

西山經、峚山……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細讀上文，可知山經爲陰陽五行說創立後以四方配五行、五方、五色、五味、五數後之作品。依此分配，中央爲土，其色黃其帝黃帝，其味甘，其數五，其序爲木、火、土、金、水，茲列被於下：

四時五方行

五行 \ 四時	春	夏	中央	秋	冬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四方	東	南	中	西	北
五色	青	赤	黃	白	黑
五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五帝	太皞	炎帝	黃帝	少皞	顓頊
五味	酸	苦	甘	辛	鹹
五數	八	九	五	七	六

所謂四時與五行之配合，卽以金、木、水、火、土與含陰陽消息終而復始之四時相配合。按四時之循環，由於日、月、五星之運行於天，終而復始，其終始之間由於相對之陰陽生變化，此變化由順逆之循環生消息。冬至之後，陰伏而西入，陽抑而東出，如是，少陽爲春，太陽爲夏，少陰爲秋，太陰爲冬。以五行而論，東方木（春）、南方火（夏）、西方金（秋）、北方水（冬），是以春、夏、秋、冬，卽木、火、金、水，按春、夏、秋、冬四時乃終而復始，惟五行中之木生火，而火不生金，故少陰之興，不得以秋從金，木、火、金、水不得連貫。蓋夏秋或火金之間，爲順逆相反之交界點，過此點則復爲金生水，水生木之順序，故於夏秋或金火之間，須配之以土，在時序之位置，則爲季夏，於是東方木，木生火，南方火，火生土，中央土，土生金，西方金，金生水，北方水，水生木。足見木、火、金、水四行中，若配以土，方得完成四時五行，終而復始之順序。土行之重要性既如此，故其位最尊（配之以黃帝，亦卽皇天上帝），配於中央之數（五），亦逐漸神秘化，中央之味（甘）亦漸具神效。例如：

西次三經：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色乃馨。……瑾瑜之玉爲良……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東次二經：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其中多珠鱉魚，……其味酸甘，食之無癘。

東次四經：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

山經中所述之五味，五色與周禮所載者相類似：

周禮天官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之以滑甘。

據此，凡含酸、苦、辛、鹹之味，若調之以「甘」則有醫疾之神效。西山經內凡含酸甘之動植物，亦具醫疾之神效。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味節之。

上文之五味、五穀、五藥、五毒，皆可醫疾、五氣、五聲、五色皆爲徵斷生死之要素。

山經與周禮所述之五色、五味，皆係受陰陽五行思想影響之作品。惟周禮之「五藥」爲較晚出之名詞。呂氏春秋及山經僅有百藥之記載，尚無五行化「五藥」之一詞。是以五藏山經當出周禮之前。然以山經與呂氏春秋相較，則山經當出呂

氏之前，蓋呂氏春秋內尚有所謂五德、五常、五臭、五祀等更繁瑣之五行配置。凡此，皆爲山經所無者。

考古籍中最早有五色、五味、五聲之明文記載者，則爲左傳、國語。例如：

鄭語：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

左傳昭公元年：天有六氣，降爲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

據李漢三考五行陰陽說發生經過之專書內，對左傳之五行所下結論云：

左傳五行說，大體如上（以五行測國家盛衰）衡諸上述五行說發生之經過，自非春秋時代所能有㊼。

同書又謂：

衡諸上述陰陽說之發生，已遲至孟子書後，不惟非春秋時代所能有，抑且非左傳作者時代之產物也㊽。

是以據李氏之考證，左傳時代尚無陰陽五行說。此說甚爲中肯，蓋左傳、國語內之五色、五味，尚未受陰陽五行說之影響而神秘化。按陰陽五行說，創自鄒衍。鄒衍之年代，有定其早至元前三四五——二七五年及遲至元前三〇五——二四〇年者。其具體年代在此無須引辨，蓋據任何一出生年代推之，陰陽五行說之發生，最早亦當在元前三〇〇年以後。故據山經之五色、五味考之，其成篇年代，當在元前三〇〇年以後，呂氏春秋成書之前。

二、五神五帝及五方色帝與五神之配合

西山經：崟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

同上：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

同上：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

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據上引文，可見山經之作者，已知五神（如蓐收），五帝（如少昊、炎帝、黃帝），五方色帝（如白帝）之說。白帝少昊及神蓐收，列於西山經內，與呂氏春秋之「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列於西方秋季內相符，事非偶然，其列黃帝於西山經者，蓋依四時配五行，黃帝之方位居六月季夏，亦卽南方（夏）西方（秋）之間，亦非偶然。炎帝之名雖見於北山經內，惟此句之記述，乃以炎帝之女爲主體，非涉炎帝本身，故於其方位無關。

山經中之神與帝。亦見左傳，但左傳內之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僅稱五行之官，且尙未與五方色帝配合。故山經當出左傳後。

關於五方色帝出現之年代，學者多據史記、封禪書稽考之。封禪書云：

周東徙雒邑，秦襄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皡之神，作西畤不司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德公五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漢興，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帝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顧頡剛謂：

秦襄公在春秋前（西元前七七七——七六六）秦獻公亦在戰國初（前三八四——三六二）恐怕那時五行之說還沒有起來呢。㊾

又謂：

五帝之說大約是戰國後期起來的㊿。

錢穆云：

春秋時魯國曾僭行郊天之禮。然魯國當時似乎只是郊祀上帝，並不曾祀五帝，也並非在五帝裏祀了任何一帝。魯國如此，秦國亦然。我想秦襄公當時，亦只是僭行郊禮而祀上帝，和魯國一般。所以史記又說：「太史公讀秦記，以為秦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明白說他是用事上帝，臚於郊祀。可見秦襄公西畤所祀，也只是當時惟一的上帝。而史記又說其「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這是以後人東方青帝，西方白帝的觀念，來追寫前代的史迹。其實前人只知道祭的是上帝，並沒有說祭的是五帝中的白帝。秦文公鄜畤所祀，也和襄公一例。所以史敦說：「此上帝之徵，君其祀之。」其為祀上帝明甚。且文公因夢黃蛇而作鄜祀，若依後世五德符端之說，夢黃蛇應該祀黃帝。正緣當時尙無此等見解，

airiti

故史敦只說是上帝之徵。而史記祖心，也為他下了祀白帝一語。秦寅公渭南密畤，秦靈公吳陽上下畤，依例類推，盡只是祀上帝，並不是祀青帝和黃帝炎帝。大抵五方色帝之說，起於戰國晚世。51

楊寬對五方色帝之年代，有二種不同之說：

(一)五色天帝五方天帝之神話，疑卽由「皇帝」之字變為「黃帝」而起。「皇帝」既變為「黃帝」，世人遂以為天帝由彩色方位而分，五色天帝，五方天帝之說，乃因之而起矣52。

黃帝首見於竹書紀年，竹書紀年所載史事，迄於魏襄王之二十年（元前二九八年），舊說均謂為當時魏之國史。……今本紀年固出趙宋以後僞作，卽趙宋以前人所引，如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之所輯錄者，亦未必能存其真，其出後附益者正多，其所紀黃帝事尤不足憑信也。世本亦載黃帝事，漢書藝文志稱為古史官所記，意林引楊泉物理論，謂乃楚漢之際好事者所作，隋書經籍志謂劉向撰，要其來源出於晚周列國史記，已經劉向之重編，亦非原始之史料也。黃帝之傳說，實當以陳侯因𰯲（卽齊威王）𰯲所見為最早。每次為鄒衍之終始五德說。鄒衍齊人，其年代據史記當齊威宣之時，與陳侯因𰯲鐘之年代相當或稍後53。

據上所引，五方色帝之說，起於「皇帝」變爲「黃帝」之後。而「皇帝」之變爲「黃帝」，初見於陳侯因𰯲鐘，陳侯因𰯲鐘係與鄒衍之年代相當，如此，則五方色帝之說，據楊氏說，最早當起於鄒衍時代。

(二)五方帝五色帝之祠，最遲當春秋時已有54。

封禪書藏載秦襄公祀白帝：文公夢黃虵作鄜畤，又祀白帝，宣公作密畤祭青帝；靈公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獻公作畦畤，復祭白帝。計祠青帝、黃帝、炎帝各一，而白帝凡三，終秦亡而五帝之祠未備，其所以三祠白帝少昊，當以白帝是其西方之帝；其所以不立黑帝祠，豈以黑與白相反之故耶？及漢高祖，乃立北畤而祀黑帝。封禪書稱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又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漢高祖知天有五帝，秦始皇豈不知之？豈真必待高祖而五？當別有原因在也。終秦之亡五帝之祠未備，而呂覽十二紀首章固備載之，亦足見五帝之說，在秦本早有成說。

楊氏又謂：

黃帝傳說之出於上帝神話，史記封禪書已明言之。封禪書云：「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為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

帝。」此足證黃帝與白帝、青帝、炎帝皆無非上帝也。……淮南子說林云：「黃帝生陰陽，」高誘注云：「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則黃帝非皇天上帝而何？(54)

按楊氏雖云五方色帝之說，最遲春秋時已有，但又云春秋時所祠之白帝、黃帝、炎帝等帝，乃爲惟一之皇天上帝。（如此，則春秋時代已有五方色帝之說已自破矣。）

吳晗則謂：

西山經說白帝少昊居長留之山。大荒東經又有少昊之國。所謂五方、五行、五氣、五帝等等讖緯之說，起自戰國末期，到秦漢而大盛(55)。

據童書業：

五帝之說，當起於五方帝，而五方帝之說，則起於五行。五行之說，起源或甚古。現在之古書中，雖無五行說之痕迹，然甘誓洪範雖皆戰國時書，然墨子已引甘誓，則此篇之著作時代，最晚不得過戰國中世。甘誓云：「威海五行，怠棄三正，」五行自為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三正或即天、地、人之三才，五行三正即五帝三皇說之背景也。墨子貴義篇云：「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此必非後世所能偽造之語，則至遲戰國初年已有五行說矣。墨子文中所謂青、赤、白、黑四色之龍，疑即青、赤、白、黑四色之帝，而墨子文中所謂帝，疑即黃帝；帝殺四龍，即所謂黃帝勝四帝也。此四帝與黃帝即五方帝，亦即最早之五帝說，則五帝本為神而非人也(57)。

茲歸納以上諸人之考證如下：

㈠史記封禪書雖有秦襄公、文公、獻公祀五方色帝之事，然皆一致認爲當是尙無五方色帝之說。

㈡除童氏定五方色帝說起於戰國初期外，錢、顧、吳諸氏皆斷其年代爲戰國晚年。至於楊寬雖有「最遲春秋時代」及「與鄒衍年代相當」之二說，但據其言「春秋時代所祠之白帝、青帝、黃帝、炎帝皆無非上帝也」一語推之，則彼意，春秋時代，尙無五方色帝之說。換言之，楊氏所定之年代，乃爲鄒衍時代，即陳侯因資錞所誦「皇帝」變爲「黃帝」以後之時代。

按童氏「疑」貴義篇所載之四方龍及「帝」即五色帝，僅爲推論而已。童氏據貴義篇之記載，而推斷五色帝說，始自戰國初年，是童氏以貴義篇之成書年代爲戰國初年。惟此篇之年代，至今尙無定論，且編考戰國初年之文獻，無一記載可作此推論之旁證者。

據筆者所知，「五帝」一詞，出現於最早且較可靠之文獻，則爲屈原之惜誦。文云：

所非志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
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

惜誦所載之五帝，當指五神帝或五方色帝而言。至於惜誦之年代，則學者之意見不一。例如：

游國恩：懷王十六年（313 B. C.）或稍後，尚未放逐時所作[58]。
陸侃如：懷王二十四年（305 B. C.）諫合秦不聽後所作[59]。
王世昭：懷王二十四年（305 B. C.）被讒後，被放前所作[60]。
郭某：頃襄王七年（292 B. C.）被放後，至二十一年（278 B. C.）之間所作[61]。
何天行：漢之僞作[62]。

歷來學者多斷惜誦爲屈原之作品。筆者亦覺此篇非漢人所僞，實爲屈原原被放後，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時之所作。其寫作之年代，可由章內擇要之文句考得之：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
竭志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
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
疾君親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志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
行不羣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
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
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

嬌兹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細味上文，即知屈原寫惜誦時，已「招禍」、「巔越」、「遇罰」，且已遭「衆人之所仇」及「衆兆之所咍」，終至於「謇不可釋」，「陳志無路」，爲羣小「蔽而莫之白」之處境。不得已方祈「蒼天」、「五帝」、「六神」、「山川」之靈，聽判其曲直。故由所擇文句之內容觀之，屈原已屢遭挫折，心胸鬱結，已臻絕境；足證惜誦章爲被放後所作。惟被放之年，學者之意見紛歧，即對被放之次數，亦意見不一。有謂屈原前後被放二次，一在懷王朝，一在頃襄王朝。有謂屈原被放僅一次，而定其爲頃襄王朝。史記屈原傳云：

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詘，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取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游國恩謂：

按「史記，屈原傳」於原之被讒見疏以後，既曰：「屈平既絀」，又曰：「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此即懷王朝初放之事也。傳又稱頃襄王繼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屈平嫉其勸懷王而不反也，子蘭聞之，使上官大夫短屈平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其下即接敍屈平至於江濱云云，此即再放之事也。「傳」文敍次未明，頗致後人疑誤㊸。

游氏定屈原初放之年，爲懷王二十四年，元前三〇五年（楚往秦迎婦，屈原切諫不聽，放之江北），其所斷再放之年，爲頃襄王十三年，元前二八六年㊹（因哀郢篇有「至今九年而不復」一語，而哀郢作於頃襄王二十一年，即白起破郢之年。游氏遂自頃襄王二十一年，逆推九年，適得頃襄王十三年）。陸侃如及王世昭亦斷屈原被放二次，惟陸氏定屈原初放之年，爲懷王十六年，元前三一三年，楚許秦絕齊之年，其再放之年爲頃襄王三年，元前二九六年，懷王卒於秦之年㊺。王氏所定屈原初放之年，爲懷王二十四年，與游氏之意見同，所定再放之年，爲頃襄王三年，與陸氏之意見同㊻。

據郭某、屈原被放實僅一次。郭氏本史記、楚世家之記載，推屈原被放之年爲頃襄王七年，元前二九二年。楚世家云：

> 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背）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與秦平。七年（292 B. C.）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郭氏謂：

> 在懷王死後三年之間，秦楚是斷絕了關係的。屈原是主張絕秦的人，秦楚的斷結關係，便是屈原的主張得到勝利。屈原在這期間沒有被放逐的理。在襄王六年議與秦恢循舊好，到七年公然又腆顏事仇的時候，屈原一定力爭過，但他終竟遭了失敗，故他的被逐當在這一二年間或稍後。[67]

按史記屈原傳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係載於懷王「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之後。因其記事不明，而楚世家又過簡略，致屈原被放之次數及年代，至今尚無定論。以上所舉之例，僅爲對此問題爭辯之代表而已。因屈原之放流究爲一次或二次，與拙文之結論，無大影響，故此處無須多廢篇幅一一詳辯。惟筆者考游、王二氏所定屈原初放之原因(楚往秦迎婦，屈原切諫)，及惜誦中之「招禍」「遇罰」「衆人，及衆兆之所仇」之文句後，甚覺含五帝名詞之惜誦當作於懷王卒於秦「楚人既咎子蘭……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怒而遷之」之後，亦卽元前二九六年，陸、王二氏所謂「再放」之年代。是以據五藏山經內所載之五帝（少昊、黃帝、炎帝等帝）及五色帝（白帝）考之，山經之年代，不得早於元前二九六年。又據其以白帝少昊配神蓐收列於西方（秋季）考之，則山經之年代，當在元前三〇〇年之後。換言之，其年代不得早於戰國晚年之初。

三、天之九部

> 西山經：昆侖之丘，是實爲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

按天九分之說，始見於楚辭之離騷、天問、少司命：

離騷：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少司命：登九天兮撫慧星。

關於天問、離騷、少司命之寫作年代，學者之意見亦極紛歧，至今尚無定論。玆將手邊所有之參考書，各家所考定此三篇之著作年代列出並討論於下：

少司命（九歌之一）：

陸侃如：春秋末年或戰國初年，楚國各地的民間祭歌，後來可能經過屈原的加工(68)。
郭某：大抵作於楚懷王時，是四十歲以前的東西（郭氏定屈原生於元前三四〇年，四十歲時，當爲元前三〇〇年）(69)。
游國恩：懷王十七、八年（312-311 B. C.）屈原還被信任時所作。（將舊有民間祭歌加以修改及潤色而成）(70)。
王世昭：頃襄王十三年至十九年之間（286-280 B. C.）所作(71)。

天問：

王世昭：懷王十六年（313 B. C.）與齊絕，屈原諫不聽，被讒去職後所作(72)。
郭某：懷王末年（299 B. C.）懷王入秦不反時所作(73)。
陸侃如：頃襄王三年至頃襄王九年（296-290 B. C.）之間所作(74)。
游國恩：頃襄王十三年（286 B. C.）被讒再放後所作(75)。

離騷：

陸侃如：懷王十四年（315 B. C.）爲憲令事，被讒去職後所作(76)。
郭某：頃襄王初年，被放以後所作（郭氏所斷放逐之年爲頃襄王六、七年（293, 292 B. C.）(77)。
王世昭：頃襄王三年（296 B. C.）被放後所作(78)。
游國恩：頃襄王十三年（286 B. C.）再放後所作(79)。

按離騷篇有「老冉其將至」之句，王逸注：「七十曰老」禮記、曲禮上亦云：「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論語中有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云耳」之語。時孔子六十有二，尚稱老之將至」。據此，則屈原作離騷時，最低限度，當過五十以後。陸氏所定之元前三一五年，屈原僅二十五歲（浦江清據天文考得屈原生於元前三三九年）而王

氏所定之元前二九六年，屈原亦僅四十四歲，皆不得稱「老之將至」之年。是以游氏所定離騷之著作年（元前二八六年）較近史實。

關於天問篇之年代，筆者與郭、陸二氏之意見相同，以此篇寫於離騷之前，知篇末所言：「薄暮雷電歸何憂，伏匿穴處爰何云？」觀之，此篇當作於被放後，復據「悟過改更，我又何言？」觀之，則此篇似當作於頃襄王七年（292 B. C.）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之後一二年間。換言之，天問約作於元前二九〇年左右。

少司命爲九歌之一。九歌內十一篇之年代，前後當相去不遠。列於少司命前之湘君、湘夫人兩篇內，頗多涉及江南之地理及花草，是以此篇當如王逸、朱熹、戴震、王世昭等所定爲屈原放逐於江南時之作。又九歌首篇有太一神之名詞。據戴震「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爲神名，殆起於周末。」[80]日人津田左右吉之太一考，亦謂「太一之說，起於戰國之末。」[81]

由上考證，少司命、天問、離騷三篇中以天問之著作年代較早。質言之，「天之九部」之年代，當以天問之著作年代爲衡。故據「天之九部」考之，五藏山經之年代，約在元前二九〇年左右。

海外經

一、太歲

海外南經：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

太歲之名詞，除海外經外，首見荀子儒效篇文云：

武王之伐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遂乘殷人而誅紂。

按武王時，尚無太歲星占之事，當無疑問。迨荀子因當時方士俗儒，動以星占惑時君，故假武王伐紂之事，攻擊「太歲所在，國不可伐」之迷信。

察儒效篇內雖有「孫卿子曰」之稱謂，然此篇與荀子自著之天論、正論、解蔽、非相等篇排棄迷信之主旨相符，是此篇爲荀子思想之正宗，當出門人之筆錄。荀子時代既有「太歲所在，國不可伐」之迷信，則太歲星占之時代，可據荀子思

想成熟之年代推之。惟關荀子之生卒年，學者之意見，極爲紛歧，茲舉數例於下：

錢穆：340-245 B. C.[82]
梁啓雄：335-238 B. C.[83]
胡適：315-238 B. C.[84]
蔣伯潛：313-238 B. C.[85]
羅根澤：313-238 B. C.[86]
汪中：298-236 B. C.[87]

因荀子出生之年，無明文記載，學者遂各據己見推之。其具體年代既無法確知，無已。其思想成熟之年代，則可據荀子作楚蘭陵令之年代探考之。學者皆信荀子爲蘭陵令時已屆晚年，聚徒講學，多在此期。梁啓雄、羅根澤定其年自元前二五五年，胡適定爲元前二五〇年。是荀子約在元前二五五年左右始爲蘭陵令。蘭陵楚地，楚富迷信，重星占，中國最古之星占八卷卽出楚人甘公之手。荀子此時攻擊「太歲所在，國不可伐」之迷信，極爲可能之事。荀子排斥太歲星占迷信之年代既可推至元前二五五年左右，則太歲紀年之創始年代，必略早於元前二五五年。是以據「太歲」一詞考之，海外經之年代，不得早於戰國晚年元前二六〇年前後。

二、九野

海外西經：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

海外南經：有神人二人，連臂，爲帝司夜于此野。

「九野」之名詞，除海外經外，首見呂氏春秋有始覽：

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淮南天文訓，亦有「九野」之記述，文與呂覽同，惟淮南爲漢初之書，其「九野」之敍述，係採自呂覽，自無待言。

按呂氏春秋之「九野」，當出海外經之後，蓋海外經僅舉「九野」之名，而呂覽則有二十八宿分列於「九野」之中。

二十八宿全部之名稱，在先秦文獻中亦僅見於此。

海外經「九野」之說，當演自分野說及九天說。分野之記載，首見國語及左傳：

國語、周語下：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龍宋、鄭之星也。

左傳，昭公元年，故辰爲商星，……故參爲晉星。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

是國語、左傳或以十二次，或以星宿分野，可見當時尙無「九野」之說。至於「野」之分爲九，必在天九分說之後，天之分九，首見天問篇，前已論及。「九野」之說，旣當出分野說及九天說之後，故據「九野」一詞而推，則海外經之成篇，當在國語、左傳、天問之後（卽元前二九〇年以後）呂氏春秋成書之前。

海內經

一、鉅燕

海內北經：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

海內東經：「鉅燕」在東北陬。

燕自春秋，卽爲弱小之國。入戰國時，亦僅能與褊小之韓相伯仲。考燕國疆域最大之時，只在燕昭王（311-279 B. C.）拓土之後。故「鉅燕」之稱，亦僅燕昭王之時堪當之。惟戰國策燕策云：

蘇秦將爲縱，北說燕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如上說，則燕之疆域，以文侯（卽文公）時最廣。惟燕有雲中、九原二地，除燕策外，不見其他先秦古籍，且此二地乃趙武靈王（315-299 B. C.）破林胡、樓煩後所設，從未爲燕所有。至於燕策所記之其他地域，遲至燕昭王晚年，方屬於燕。徧考燕之史乘，終文公之朝，及其前世，並無擴地之擧。今上自文公之父桓公，下至王噲四代大事列下：

airiti

桓公（369-362 B. C.）

在位八年。無大事可記（史記燕世宗）

文公（361-333 B. C.）

在位二十九年。立十四年（348 B. C.），失地夏屋城曲逆於趙魏（今本竹春紀年，周顯王二十一年）二十八年（334 B. C.）蘇秦至燕說合從（燕世家）

易王（332-321 B. C.）

在位十二年。初立，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旋卽還燕。（疑宣王爲威王之誤）

立十年（323 B. C.）稱王（燕世家）

王噲（320-312 B. C.）

在位九年。立七年，因子之之亂，齊大敗之，幾亡國。（燕世家）

據上引文，燕自桓公至王噲，四君六十年之間，只有失地，而無拓土。足證燕策所謂文公時之擴大疆域，純係縱橫家託蘇秦誇大之語，於史册無據。關於此點，錢穆已詳辨之[88]。

按史乘所載，昭王初年，值破亡之餘，方在計圖復興，故無擴地之舉。直至末年，方拓地西至上谷，並任名將趙奢爲上谷守守之。又東至朝鮮，燕將秦開「破走東胡，東胡却千餘里。」其後燕人王滿殺朝鮮王自立。史稱燕全盛時，王滿立國於朝鮮，誠非虛語。今海內經所載：「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列陽屬燕」徵諸史册，皆爲信史。又昭王二十八年（284 B. C.），燕將樂毅與聯軍敗齊，聯軍退後，樂毅佔取齊七十餘城。此時，凡燕策所載文公之疆域，方爲燕有，且更擴地南至齊，雖僅佔據五、六年之久，然在當時，燕地之廣，空前絕後，以「鉅燕」當之，可以無愧。是以「鉅燕」之時代，乃在燕昭王之末年。海內北經、海內東經既有「鉅燕」一詞，故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戰國晚期元前二八〇年左右。

二、蓬萊山

海內北經：蓬萊山在海中。

察蓬萊山在海中之說，可從史記封禪書稽求之，封禪書云：

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中，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望見之焉。」

因傳說渤海中蓬萊等山有「諸仙及不死之藥」，故齊威王（356-320 B. C.），宣王（319-301 B. C.），及燕昭王（311-279 B. C.），皆使人入海求之。此「使人入海求蓬萊」等山之事，與海內經之「蓬萊山在海中」相符。而入海求蓬萊等山，既始自齊威、宣、燕昭時代（356-279 B. C.），則海內經之成篇時代不得早於元前三五六至二七九年之間。然參海內經「鉅燕」之名詞（見上文）而考之，則海內經之成篇，不得早於燕昭王之末年，亦即戰國晚期，元前二八〇年左右。

大荒經

一、女媧

大荒西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

女媧之名，除此經外，首見楚辭天問篇：「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天問篇之年代，約在元前二九〇年左右（說見前）。是以據女媧之名詞考之，大荒經之年代，不得早於元前二九〇年。

二、十日、十二月、十二歲

大荒南經：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大荒海內經：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后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此所謂生十日者，意即生十子，以十日之名名之，此十日之名，即甲乙丙丁等十干也。所謂生十有二月者，意即生十二子，以十二月之名名之，此十二月之名，即子丑寅卯等十二支也。所謂生十有二歲者，意即生十二子，以十二歲之名名

airiti

之，此十二歲之名，卽攝推格、單閼等歲星紀年之十二年名也。按以十干名十日，十二支名十二月，攝提格、單閼等十二歲名名十二歲之時代，當卽太歲紀年之時代也。此說可由呂氏春秋之記載推得之。關於以十干名十日之說，呂氏十二紀云：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其日甲乙
仲春之月，日在奎……其日甲乙
季春之月，日在胃……其日甲乙
孟夏之月，日在畢……其日丙丁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其日丙丁
季夏之月，日在柳……其日丙丁
中央土　其日戊己
孟秋之月，日在翼……其日庚辛
仲秋之月，日在角……其日庚辛
季秋之月，日在房……其日庚辛

呂氏春秋除以十干名十日分配於四時，五方之十二月外，且有「歲在涒灘」歲星紀年十二年之一之歲名記載。先秦文獻中，以攝提格等十二歲名名十二歲者，僅此一例。此「歲在涒灘」當卽爾雅釋天篇所謂「太歲在申爲涒灘」。換言之，呂氏序意篇之歲星記年，乃太歲紀年法。如此，則呂氏春秋不但以十干名十日，十二歲名名十二年，且以十二支名十二月矣。蓋太歲紀年法，乃據月建之辰名，定其月名及年名。鄭注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下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浦江清亦釋云：「所謂歲星與日同次，就是木星和太陽同在一宮，看它在那一個月份，從這個月份初昏時，斗柄所指的方位，得月的辰名，和年的辰名，兩相應名的。例如歲星在七月合日，斗柄建申，得申月，太歲也在申，年名涒灘，涒灘者，乃是歲星第七次合日的稱呼。」[89]因太歲在申亦卽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月建在申，而月建在申得申月，故太歲紀年法之時代，乃十二支名代十二月名之時代。

按太歲紀年之元始年，乃始於甲寅日，甲寅年。此甲寅年，實卽閼逢攝提格年之簡稱，甲卽閼逢，寅卽攝提格。例如爾雅釋天篇：

歲陽：太歲在甲曰閼逢。（注：甲者說文云：「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此以「甲」位東方之孟，與呂氏十二紀以「甲」日位於東方春季相符。

歲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注：寅者，說文云：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按攝提星名，屬東方亢宿，分指四時，從寅起也。」浦江清亦謂：「立春（斗建）正位於東北寅初。」⑩

由上可知，在太歲紀年之時代，係以十干紀日，以其位東方之「甲」日為十日之首，又以十二支紀月，以其月建位東方之「寅」辰為十二月之首，且以「甲寅」年為其元始年之年名。按甲寅年為「閼逢攝提格」年之簡稱，而攝提格（歲陰年名）亦「閼逢攝提格」年（歲陰配歲陽之年名）之簡稱或代詞。故洪範傳曰：

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

據爾雅釋天，畢陬之月，乃日月會於陬訾次之月，亦卽夏曆一月。而夏曆一月，亦卽顓頊曆之一月，蓋顓頊曆，實卽夏曆也。」是「上元太始」之閼逢攝提格之歲乃始於夏曆或顓頊曆之一月。序意篇之紀年恰與此相符。唐書歷志亦云：

顓頊歷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立春，七曜俱直艮維之首（中略），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

是呂不韋未「以為秦法」前，已有以顓頊曆紀年之甲寅年。

按爾雅釋天篇有太歲紀年法之定義，據此，則太歲紀年之年代，似可由爾雅成書之年代推之。而爾雅之年代，有定其早至周初或遲至漢代者。雖如此，爾雅釋天所釋之太歲紀年，決非周初之紀年法。太歲紀年乃據多至點在牽牛初度為十二次之劃分點，而多至點在牽牛初度之測定時代，為戰國時代。復據大梁次之名稱而推，新城新藏斷其制定年代，當在元前三六〇年左右。更以曆法而論，周初尚未發達至陰陽曆調和，無失閏之月，曆日適於季節，適於歲星紀年之要素，故周初尚不能產生簡單之歲次紀年法，而況據與歲星運行方向相反之虛設雌歲星（太歲）之位置，以紀年之複雜紀年法？復次，爾雅所釋之太歲紀年，亦非漢代之紀年法。蓋西漢之紀年法，有起自星紀次及陬訾次為寅年之二種紀年法，而爾雅所釋之太歲紀年，如呂氏春秋所載，僅以歲星正月在陬訾次與日會合時，為攝提格年或寅年，並無歲陰在星紀次為紀年標準之攝提格年或寅年，是以爾雅所釋之太歲紀年，僅為漢前之太歲紀年法。

太歲紀年法，乃據月建之辰名定其月名及年名，惟郭沫若謂戰國時代未有以十二支紀月者，且謂月建之說，首見淮南天文訓，故月建說乃創於西漢。準此，則太歲紀年乃漢代之紀年法。據愚見，月建之說及十二支紀月，雖首見西漢文獻，實則早已行於周末。或其創行之時，去秦統一不遠，故先秦文獻未及記載，又或因歲星紀年乃專門知識，屬於史祝之職，

非普通學士所能洞悉，故文獻闕如。按月建之說，爲「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正月建寅。」又「斗指子則冬至。」然淮南天文訓及史記天官書所記之太陰或歲陰紀年，以冬至斗所指之次爲「寅」，是淮南子史記所載之紀年法不合月建之說，亦不合鄭注周禮之太歲應月建以見之說。然呂氏序意篇之「歲在涒灘」則與太歲應月建以見之說恰合，故月建之說必創於戰國時代。

離騷有「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之詩句，是以學者有謂屈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亦卽生於太歲紀年之年代，亦有謂太歲紀年始於離騷篇之寫作時代。但自屈原出生之年至離騷寫成之年間，文獻中尙無歲名或「太歲」之名詞。若據離騷記述攝提格年之天象而推，離騷之寫作時代，或已有歲名紀年法，屈原出生時，則歲名紀年法或在醞釀時期。惟離騷時代之紀年，雖爲歲名紀年，據拙見，尙非太歲紀年法。按歲星紀年法之演進，可分四階段，其前三階段爲：

㈠歲次紀年法：據歲星在十二次某次之位置以紀年。例如歲在大梁，歲在星紀等。

㈡歲星紀年法：據歲星與日合次之月以紀年。例如歲星在月與日合次，年名攝提格，卽歲星紀年之第一年。歲星在二月與日合次，年名單閼，卽歲星紀年之第二年。歲星於十二年一周天中，逐年與日合次，逐年有一紀年之專名。其十二年名之順序，爲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困敦、赤奮若等。此紀年法較歲次紀年法，僅標出歲星所在之次名，已進一步，已指出合日之月份。

㈢太歲紀年法：據虛設之雌歲星（太歲）之位置以紀年。例如「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等。按太歲在寅，由於月建在寅，是太歲紀年法乃以月建之十二辰，定太歲之所在，作紀年之標準。惟此左行斗建之辰，與歲星運行之方向相反，因而遂有雌歲星之假設以調濟之，而創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之說。使太歲（雌歲星）之方向及辰名與十二月建之方向及辰名相應，而以太歲所在之辰名以定年名。此紀年法，或創始於發現歲差之現象後，歲差之理論尙未確立之前。（按歲星運行之速度，實則年行一次有奇，一一•八六二二年繞天一週，積而久之，歲星逐年合日之月之位置，與原來按年行一次，逐年所當在之位置漸漸不合。）

據歲星紀年之演進而論，必先有直接據歲星於十二年一周天中，逐年與日會合於十二次某次之位置之月，作紀年標準之法，而後方有於發現歲差現象後，據月建之辰，而指歲星一周天中，逐年實際與日會合之位置之月，而得太歲之所在，作紀年標準之複雜紀年法。是以離騷之紀年，據拙見，尙爲第二階段之紀年，而非太歲紀年法。

太歲紀年既見於呂氏春秋序意篇，則太歲紀年法必創始於呂氏春秋成書之前。其年代既後於離騷篇之年代，故與荀子攻擊太歲星占迷信之年代，大致相符。是以據大荒經之「生十日」，「生十有二月」，「生十有二歲」等語句考之，則大

airiti

荒經之成篇年代，不得早於戰國晚期元前二六〇年左右。

今總結山海經各部之年代於下：

五藏山經：

㈠以「天之九部」考之，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西元前二九〇年左右。

㈡以「五藏山經」之名稱考之，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戰國晚期之初年。

㈢以出陰陽五行說後之神秘性五色、五味考之，其成篇年代，當在元前三百年以後，又據白帝（五方色帝之一）配蓐收（五神之一）列於西山經（西方秋季）考之，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戰國晚年之初期，但至遲亦當出呂氏春秋成書之前。

海外四經：

㈠以「太歲」一詞考之，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戰國晚期，元前二六〇年前後。

㈡以「九野」之說考之，其成篇年代，當在左傳、國語、天問以後，呂氏春秋以前。換言之，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戰國晚期之初，亦不得晚於呂氏春秋之成書年代。

海內四經：

㈠以「蓬萊山在海中」考之，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齊威宣燕昭王之時代（365–279 B. C.），但據。

㈡「鉅燕」一詞考之，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燕昭王末年（元前二八〇年左右）。換言之，亦即戰國晚年之初。

大荒經（包末篇海內經）：

㈠以「女媧」之名考之，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元前二九〇年左右。

㈡以「生十日」、「生十有二月」、「生十有二歲」考之，其成篇年代，不得早於元前二〇六年前後。

由上考證，五藏山經、海外四經、海內四經之成篇年代，皆不得早於戰國晚期，元前二八〇年前後。大荒經之年代，不得早於元前二六〇年前後。海外四經首篇首段含「太歲」一詞之數句，似為大荒經成篇後纂輯山海經全書時所增益，因此數句與下文「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關於地理敍述之語句，全無連繫。

筆者所謂之成書年代，乃為纂輯山經、海經、荒經而成一書之年代。據上考證，山海經前十三篇（卽五藏山經、海外四經、海內四經）最早可能成於戰國晚期之初，其附加大荒經五篇而成一書之年代，最早可成於戰國晚期元前二六〇年前後。但至遲必在呂氏春秋成書之前。此說可由楚辭、呂氏春秋、淮南子引山海經之文及山海經中之神話故事及帝位演變以

證之。

前在「產地」一項，已證山海經乃出於楚，在「作者」一項已證山海經乃楚官方之書，在「年代」一項已證天問、離騷之年代與五藏山經、海外四經及海內四經各部可能由芻形村料編纂而成 篇之年代大抵相當。大荒經之成篇雖稍後於天問、離騷，但大荒經之內容，除少數有關地理之記述外，幾全爲神話之記載，而神話非一人一時想像所成，其地理之材料亦然，故芻形大荒經被整理，增益成篇之年代，雖後於離騷、天問，實則其內容，早已大備。換言之，五藏山經、海外四經及海內四經成篇時，山海經全書之內容，亦幾告完成。山海經既爲楚逐漸集成之官書，屈原又爲楚之左徒，其對楚之官書，必甚熟悉。今觀其所作天問、離騷、少司命、惜誦、招魂等篇之內容，與山海經相合者甚多。且由雜採各家學說所成之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二書，不但博引山海經各部之文，且有與山海經雷同之語句。玆列楚辭、呂氏春秋、淮南子引用山海經之文於下：

楚辭引用芻本山海經之文

山經

西次一：小華之山……其草有萆荔，狀如烏韭而生于石上。

離騷：貫薜荔之落蕊（薜荔卽萆荔）。

西次三：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

離騷：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西次四：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

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

海經：

海內南：雕題國北朐國皆在鬱水南。

海外東：黑齒國在其北。

招魂：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

海內南：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天問：有蛇呑象，厥大何如？
海外南：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
天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海內西：流沙出鍾山。
招魂：西方之害，流沙千里。
海內西：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
招魂：帝告巫陽曰……
海外北：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
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海外東：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天問：日月安屬……出自湯谷。
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
海外東：雨師妾其在其北。
天問：蓱號起雨，何以興之？（蓱，蓱翳雨師也，號，呼也。）
海內北：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
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簡狄帝嚳之妃也。）
離騷：望瑤臺之偃蹇，見有娀之佚女（是帝嚳有臺也）

大荒經

大荒東：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天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大荒東：應龍處南極……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大荒西：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離騷：巫咸專西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其神醫其備降兮。

大荒西：西南海之外……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
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離騷：啓九辯九歌兮。
大荒西：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
天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大荒北：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
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
大荒北：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爲燭龍（海外北經作鍾山之神……）
天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燿？
大荒北：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土。
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蛇別名也）

大荒海內經

大荒海內：殺鯀于羽郊，鯀復（腹）生禹。
天問：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大荒海內：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天問：纂就前緒遂成考功（謂鯀績用不成，故復禹終其功）。
又：鯀何所營，禹何所成（謂禹能纂成先業也）。
大荒海內：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
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下民）。

呂氏春秋引用五藏山經之文

南山經：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
本味篇：和之美者，……招搖之桂。

南山經：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

本味篇：肉之美者……貛貛之炙（注貛貛謂卽上文灌灌）

西山經：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常行西海，遊于東海，以夜飛。

本味篇：藿水之魚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

西山經：昆侖之丘……有草焉，名曰蕢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已勞。

本味篇：菜之美者，崑崙之蘋（注蘋同蕢）。

西山經：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

本味篇：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注：沮江卽上文之槐江，搖水卽上文之淫水。「淫」字當爲「搖」。山經之「淫」字，爲傳寫之譌，參山經淫水下之箋疏）。

西山經：昆侖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

本味篇：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西山經：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

求人篇：禹……西至三危之國。

西山經：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

諭大篇：地大則有常祥，不庭……不周。

北山經：其東有林焉，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水經注作丹水無林字）。

本味篇：流沙之西，丹水出焉。

北山經：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

本味篇：和之美者，陽樸之薑……大夏之鹽（注：大夏古晉地澤名，卽上文「鹽販之澤」之鹽澤）。

北山經：敦與之山……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陽，而東注于泰陸之水。

有始覽：何謂九藪……晉之大陸……趙之鉅鹿（注：大陸水，在今鉅鹿，卽上文泰陸之水。參箋疏北山經泰陸項下）。

東山經：無皋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木。

求人篇：禹東至榑木之地。

東山經：澧水出焉……其中多珠蟞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

求人篇：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朱鼈卽上文之珠蟞）。

中次三：萯山之首……

又：和山……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萯山之陽。

音初篇：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

中次六：陽華之山。

有始覽：何謂九藪……秦之陽華。

中次七：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其名曰嘉榮。

本味篇：餘瞀之南……有菜，其名曰嘉樹（嘉樹卽上文中次七之嘉榮）。

中次十：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

本味篇：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注：泉前聲同）。

中次十二：禹曰……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有始覽：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

呂氏春秋引用海外經之文

海外南：羽民國在其東，其爲人長頭，身生羽……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一曰在不死民東。

求人篇：禹南至……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

海外南：交脛國在其東，其爲人交脛。

求人篇：禹……南至交阯（交阯卽上文海外經交脛）。

海外西：白民之國，在龍魚北。

有始覽：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

海外西：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

求人篇：禹西至……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其肱卽上之奇肱）。

海外北：平丘在三桑東，爰有……甘柤（注：甘柤當爲甘櫨之譌）。

本味篇：箕山之東……有甘櫨焉。
海外北：夸父與日逐走……禹所積石之山，在其東……北方禺彊，人面鳥身。
求人篇：禹北至……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
海外北：跂踵國在拘纓東。
當染篇：夏桀某於羊辛歧踵戎（歧踵卽跂踵）。
海外東：帝令豎亥，步自東極，五億十選（萬）九千八百步。
有始覽：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
海外東：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注：扶當爲榑，扶桑卽榑木）。
求人篇：禹東至榑木之地。
海外東：朝陽之谷……青丘國在其北……黑齒國在其北。
求人篇：禹東至……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

呂氏春秋引用海內經之文

海內南：有木……其葉如羅，其實如欒，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
有始覽：白民之南，建木之下。
海內西：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求人篇：禹……西至……積水積石之山。
海內西：昆侖之虛……面有九井。
本味篇：水之美者……崑崙之井。
海內西：開明北有……不死樹。
本味篇：菜之美者……壽木之華（注：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卽不死樹）。
海內北：大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
求人篇：禹……西至……犬戎之國。

呂氏春秋引用大荒經之文

大荒東：大荒之中……有中容之國……中容人食獸木實（注：此國中有赤木玄木，其華實美，皆可食）。
本味篇：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
大荒南：南海之外……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畢沅謂跊踢當爲述蕩之譌）。
本味篇：肉之美者……述蕩之掔。
大荒南：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大荒西：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注：常羲卽常儀）。
大荒海內：噎鳴生歲十有二。
勿躬篇：羲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后益作歲。
大荒南：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
大荒西：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
大荒西：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
諭大篇：地大則有常祥（卽常陽），不庭……不周。
大荒西：大荒之中……有巫山者。
求人篇：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
大荒西：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
本味篇：流沙之西，丹水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注：丸古寫，卽上文荒經之卵字）。
大荒西：大荒之中……有壽麻之國。
大荒北：大荒之中……有儋耳之國。
任數篇：東至開梧……西服壽靡，北懷儋耳（靡麻古字通）。
大荒西：大荒之中……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
求人篇：禹西至一臂之鄉。

大荒北：大荒之中……有人名曰犬戎。

求人篇：禹……北至……犬戎之國。

海外經與淮南地形訓所記之國

海外南經 自西南陬至東南陬	地形訓（三十六國） 自西南至東南方	地形訓所記未列入「海外三十六國」以內者
1. 結匈國	1. 結胷民	
2. 羽民國	2. 羽民	
3. 讙頭國	3. 讙頭國	
4. 厭火國	4. 裸國民（卽厭火國）	
5. 三苗國	5. 三苗民	
臷國		
6. 貫匈國	7. 交股民	
7. 交脛國	8. 不死民	
8. 不死民	5. 穿胷民	
9. 岐舌國	9. 反舌民	
	豖喙民	
10 鑿齒國	10 鑿齒民	
11 三首國	11 三頭民	
周饒國（一曰焦僥國）		西南方曰焦僥
12 長臂國	12 脩臂民（脩長意同）	

地形訓所記，除缺「臷國」多一「豖喙民」及穿胷民當列三苗民下外，其國名及次序與海外南經完全相同。

海外西經 自西南陬至西北陬	地形訓 自西北至西南方	地形訓所記，未列入「海外三十六國」以內者
1. 三身國	9. 脩股民	
	天民	
2. 一臂國	8. 肅愼民	
3. 奇肱國	7. 白民	
4. 丈夫國	6. 沃民	
巫咸國		巫咸在西北
5. 女子國	5. 女子民	
軒轅國		軒轅丘在其西
6. 天野（卽沃野）	4. 丈夫民	
7. 白民國	3. 奇股民	
8. 肅愼國	2. 一臂民	
9. 長股國	1. 三身民	

地形訓所記之國，除多一「天民」國外，餘與海外西經所記全同，惟二書記述之方向相反，此二者所列國名之次序亦相反。

海外北經 自東北陬至西北陬	地形訓 自東北至西北方	地形訓所記未列入「海外三十六國」以內者
1. 無膂國	7. 跂踵民	
2. 一目國	6. 句嬰民	
3. 柔利國	4. 深目民	
4. 深目國	5. 無腸民	

airiti

海外北經	地形訓	
5. 無腸國	3. 柔利民	夸父耽耳在其東北 按夸父即海外北經之博父，耽耳及聶耳
聶耳國		
博父國		
6. 拘纓國	2. 一目民	
7. 跂踵國	1. 無繼民	

地形訓與海外北經所記之國，除前者之深目民與無腸民次序顚倒外，餘全同。海外北經所記之方向雖標題爲「自東北陬至西北陬。」但由其記述之內容觀之（一目國在無脊國東，柔利國在一目國東……），其方向實爲自西北陬至東北陬，（此或傳抄之誤，畢沅早已疑之）。地形訓所記之方向與海外北經實際之方向恰相反，其國名之次序亦與之相反。

海外東經 自東南陬至東北陬	地形訓
1. 大人國	1. 大人國
2. 君子國	2. 君子國
青丘國	
3. 黑齒國	3. 黑齒民
4. 玄股國	4. 玄股民
5. 毛民國	5. 毛民
6. 勞民國	6. 勞民

地形訓所記之國，除缺青丘國外，其方向、國名及其次第與海外東經所記完全相同。

按不死民、無腸國、三身國、一目國、一臂國等奇異之國或民（淮南子多以「民」字代「國」字），均見海外經及淮南子。二書所載之國名及次第，亦幾完全相同。如此若非海外經抄襲淮南子，則必爲淮南子抄襲海外經。惟海外經所記海外之國，其部分亦見淮南子前之呂氏春秋，故呂氏春秋所載之國必採自海外經。換言之，淮南子所載之海外三十六國必抄自海外經。

淮南子引用海外經之文

海外南：

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

地形訓：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

海外南：

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司夜于此野。

地形訓：

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此西南方（懿行謂人當爲八，作人誤）。

海外南：

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

本經訓：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卽上文之壽）。

海外西：

夏后啓于此舞九代。（懿行謂九代當作九成疑樂名。參下文）

齊俗訓：

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

海外西：

奇肱之國……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于常羊之山。

地形訓：

西方有形殘之尸（懿行謂形殘，殘天聲近。稱尸者天帝斷其首也）。

海外北：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卽燭龍）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多，呼爲夏……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地形訓：

燭龍在鴈山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

海外北：

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柤、甘華、百果所生。

地形訓：

自東北至西北方，有……無繼民……華丘（卽平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卽青鳥）視肉、楊桃（卽楊柳）甘櫨、甘華、百果所生。

淮南子引用海內經之文

海內南：有木其狀如牛……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

地形訓：建木在都廣……若木在建木西。

海內西：流黃酆氏之國中方三百里。

地形訓：流黃沃氏在其北，方三百里（流黃沃氏卽流黃酆氏）。

海內西：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

地形訓：掘崑崙虛以下地……上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

海內西：赤水出（昆侖）東南隅，以行其東北。

地形訓：赤水出其東南陬。

海內西：河水出自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地形訓：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

海內西：洋水出自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

地形訓：洋水黑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

海內西：昆侖上……開明北有……文玉樹……不死樹。

地形訓：崑崙上有玉樹……不死樹。

海內西：昆侖上……開明東有……服常樹……伺琅玕樹。

地形訓：崑崙上有……沙棠琅玕在其東（注：沙棠卽海內西服常）。

海內北：環狗，其爲人獸首人身。

地形訓：后稷壠在建木西……狗國在其東。

海內北：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注：冰夷卽馮夷）。

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潛大川。

海內北：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能照此所方百里。

地形訓：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注：疑千當爲百，或所見異本）。

海內東：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

地形訓：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

海內東：大江出汶山（注，汶卽岷也）。

地形訓：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

淮南子引用自大荒經之文

大荒東：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地形訓：東南方曰沒母之山（注沒母卽皮母）。

大荒東：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精神訓：日中有踆烏。

大荒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地形訓：土龍致雨。

大荒東：有谷曰湯源谷，上有扶木（湯谷卽暘谷，扶木卽扶桑，又榑桑）。

地形訓：暘谷，榑桑在東方。

大荒西：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

原道訓：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

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地形訓：有娀在不周之北。

大荒西：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

說林訓：黃帝生陰陽……此女媧七十化也。

大荒西：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

地形訓：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注天民卽先民）。

大荒西：西海之南……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

地形訓：西南曰焦僥，曰炎土。

大荒西：蛇乃化爲魚，是爲魚婦。顓頊死卽復蘇。

地形訓：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注：南方人死復生，或化爲魚，在都廣建木間）。

大荒西：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地形訓：西南方曰編駒之山（編駒疑卽編句）。

大荒北：有毛民之國。

地形訓：自東南至東北方，有……毛民勞民（注：其人體半生毛）。

大荒北：有儋耳之國任姓。

地形訓：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卽儋耳，耳垂肩上也）。

大荒北：大荒之中，有無繼子食魚（淮南作無繼民）。

地形訓：一目民，無繼民……在西北隅。

大荒北：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是燭九陰，是爲燭龍。

地形訓：燭龍在雁門北，其神人面龍身。

海內經（末篇）：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

又：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有木青葉……名曰建木。

地形訓：南方曰都廣曰反戶。

又：建木在都廣。

又：后稷壠在建木西。

又：若木在建木西。

海內經：有嬴民，鳥足有封豕。

本經訓：堯之時……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

海內經：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

　又：義均是始爲巧，倕始作下民百巧。

本經訓：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注：倕，堯之巧工也。周鑄鼎著象於鼎……）

道應訓：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

海內經：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有九丘……昆吾之丘。

地形訓：昆吾之丘在南方。

海內經：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

地形訓：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

修務訓：堯……北撫幽都。

據上三書廣引山海經之文及與之雷同之文句觀之，則山海經之出於呂氏春秋前，證據確鑿，復有何疑！

　學者有謂山海經中之海外經爲襲淮南地形訓而成，故必出淮南子後。果如此，則楚辭呂覽所引之海外經，由何而來？況海外經所載之五神，至淮南子已演爲五人帝之佐，此淮南出海外經後之又一例證。

　海內經之年代，亦有定其寫於西漢者。察海內經有「鉅燕」「大楚」之稱，故必出於先秦。其所載帝堯、帝嚳之序，率以堯先於嚳，不合漢代帝系之次第。且據小川氏之探考，此部所記之地理「當是表出戰國末葉邊裔地理上之位置。」今由帝堯、帝嚳帝位之次第而論，海內經當出西漢前，由「鉅燕」「大楚」之名稱而推，海內經當秦統一前，由楚辭、呂氏春秋之引文而推，海內經當出呂氏春秋前。故海內經雖有漢代地名，但不得僅據此點，而定其作於漢代。其地名必爲後人增益或劉歆校定時所改定。

　大荒經之年代，有謂可遲至東漢及魏晉時代者，但楚辭、呂氏春秋、淮南子所引之大荒經，較之山經、海經尤多，其雷同之文句，亦不在少數。若綜合三書所引，幾包大荒經之全部內容。除三書之引文外，大荒經之出呂氏春秋前，尙有以下之數證：

㈠大荒經中之羲和爲十日之母，乃一女子。西漢及其後之文獻，無不以羲和爲男性掌天文曆法之專官。

㈡大荒經中之夔，乃一足之怪獸，而呂氏春秋、察傳篇已託言孔子將「一足」銓釋爲「若夔者，一而足矣」之義。

㈢大荒經之西王母，爲一虎齒、豹尾、穴處之獸形神，而淮南賢冥訓有「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之記載，是淮南子之西王母已仙化。

㈣帝俊、黃帝、炎帝、顓頊、鯀、禹等帝，在大荒經中，尚爲神話人物，非爲人帝，例如：

黃帝：「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大荒北經）

顓頊：A「有人焉，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B「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爲魚，是爲魚婦，顓頊死即復蘇。」（大荒西經）

炎帝：「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大荒西經）

帝俊：A「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大荒海內經）。B「帝俊妻生十日。」（大荒南經）

鯀、禹：A「鯀復（腹）生禹。」（大荒海內經）。B「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大荒南經）

㈤帝俊、帝嚳、帝顓頊、帝舜，在大荒經內，其帝位帝系尚未固定，此四帝似爲一神之分化，名雖不同，而實則皆指一神帝（見「產地」內關於帝俊之考證）。

㈥大荒經內，尚無人帝之系統，若出西漢或晚至魏、晉時代，不但當有人帝之記載，且古代帝王，當推之更古。

以上皆爲大荒經出呂氏春秋及西漢前之例證。或謂大荒經內有「夏后開」之稱，顯係爲寫作時避漢景帝「啓」之諱。但墨子耕柱篇有「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山川。」逸周書世俘解有「籥人奏崇禹生開，三年王定」之記載。是夏后開之名，亦見於其他先秦典册，故此名稱非爲避景帝而起。又據顧頡剛，「開」、「啓」古音同。例如「啓明」即「開明」。如此，則「夏后開」與避諱無關，故不得據之而定大荒經爲漢代之作品。

V　究係何種性質之書？

過去已有學者定山海經爲㈠語怪之書，㈡古代地理，㈢小說，㈣巫者之書，㈤神話，㈥遊記，㈦世界最古之旅行指南等不同之類別。據愚見山海經既有「經」之尊稱，則作者必視此書爲「典」爲「法」，故不至爲「意在駭人聽聞」之語怪之書，或無稽之談之小說。其內容既有矛盾、重複、異說，則此書非出一人之手，因此，不至爲遊記，或旅行指南。復次，山海經亦不至爲古代地理或神話，或巫者之書，因此三種類別，無一能代表全書內容之性質。蓋山海經爲夾雜地理、物產、神怪、祭祀、醫藥、神話等不同性質之材料而成。山海經既不似爲過去學者所定任何一類之書，然則「其究爲如何

之書乎？」欲解答此問題，須先探考楚人當時作是書之目的何在。換言之，須先探考此書之用途，然欲知其用途，須先明瞭當時社會及政治之背景。按此書乃出於戰國晚年，前已論及。戰國時代之政治及社會背景，由史記之記載，可知梗要。天官書云：

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徐廣曰一作征)，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纂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政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

據上引文，可知山海經係產於以下數項之背景下：

㈠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

㈡因以饑饉疾疫焦苦。

㈢臣主共憂患。

㈣察禨祥，候星氣尤急。

處此局勢下，而作山海經，其目的何在？其用途何如？今試由分析山海經之內容而解答之：

一、地理

由「山」「海」經之名稱而推，其內容係以地理爲主體，其基本材料，爲山海圖，及解說此圖之文。此部以地理爲主體之經，對於產地之楚，有何用途？關於此點，若讀管子地圖篇，可得啓發，其文云：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按「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蓋戰爭之勝負，多繫於將領是否熟悉，兩方之地勢險要，山川陵谷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以便據之以作戰略進攻退守埋伏等陣地之計劃。例如孫子兵法云：

深草蓊穢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川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形

也。

又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行軍篇）

又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同上）

今山海經不但詳記山川陵丘之位置，道里之遠近，且載有「無草木」、「無水」、「不可以上」、「多怪獸」、「是食人」等，戰爭攻守不宜居留或當避免之地。簡言之，凡主兵者，當有之知識，皆可取之於山海經。故在「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之時代，山海經內地圖地理之重要及用途，可想而知。

二、物　產

A礦產：

管子治國篇云：國富則兵强，兵强者戰勝，戰勝者地廣。

質言之，欲戰勝，欲地廣，必先强兵，强兵必先富國，富國必先知富源。今五藏山經，明載有關富源之出金之山一五〇，出銀之山二二七，出錫之山四，出銅之山三十，出鐵之山三五。於經末結語又特提出「出銅之山四六七，出鐵之山三六九〇。」（前僅記出銅之山三十，出鐵之山，三五者，蓋因「小山甚衆，不足記云」），且明言：「此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爲國用。」由此足見山海經之作者，特重供應兵器來源之銅鐵出產。今山海經內既備具富國强兵之富源，其用途及重要，可不言而喻。

B動植物產

出於先秦之禹貢、職方所記述之動植物產，僅記某地產某類物產而已。山海經內動植物之記述，除極少數與禹貢、職方之性質相同外，餘則述及有關炎異吉凶之象徵及克服災禍之秘方。茲依其性質分類擧例列下：

㈠預卜吉凶

吉兆：

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是鳥也，飮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女林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南方……有鳳鳥……見則天下和。

泰器之山……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

又……里曰欽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又……里曰玉山……有獸焉……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

凶兆兵災

又……里曰歷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里曰倚帝之山，其上多玉……有獸焉，其狀如鼣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里曰蛇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見則國內有兵。
又……里曰鍾山……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見則有大兵。
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見則有兵。
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
有鏊山者……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有邑有兵。
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其中多鰠魚，其狀如鱣魚，動則其邑有大兵。
玄丹之山，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鴍黃鷔，青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
又……里曰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爲敗。
又……里曰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蝬，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
又……里曰景山……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
又……里曰耿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其鳴自訆，見則其國有恐。

旱災：

又……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鱄魚，其狀如鮒而彘毛……是則天下大旱。
令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尾，其名曰顒，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太華之山……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𧔥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崦嵫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人面，蜼身犬尾，其鳴自號也，見則其邑大旱。
渾夕之山……嚻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
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見則其邑大旱。

姑逢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見則天下大旱。

又……里曰鮮山……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水災：

又……里曰犲山……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又……里曰剡山……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見則天下大水。

又……里曰玉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魚，其音如錄，見則其國大水。

又……里曰邽山……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黃貝，嬴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又……里曰陽山……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見則其邑大水。

長古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

風災：

獄法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㺐，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几山……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見則天下大風。

光山……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于漳，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火災：

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

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膜犬，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

蝗災：

餘莪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犰狳，其鳴自訆，見則螽蝗爲敗。

瘟疫：

䃌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

復州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

欒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𤟹，見則其國大疫。

太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大下大疫。

由上所引之產物觀之，一切奇禽、異獸、怪魚之出現皆爲凶吉之預兆，凡此記載可爲察禨祥之指南。

㈡治疾疫除災亂

治疾疫：

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名曰耳鼠，食之不睬，又可以禦百毒。

柢山……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異，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食之無腫疾。

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符禺之山……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

杻陽之山……怪水出焉……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佩之不聾。

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天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席其皮者不蠱。

浮戲之山，有木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

小華之山……其草有萆荔，狀如烏韭而生于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

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之者不心痛。

譙明之山，譙水出焉……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吠犬，食之已癰。

半石之山……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多騰魚，狀如鱖居逵，蒼文赤尾，食者不癰。

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是自爲牝牡，食之不疽。

太山，有草焉，名曰棃，其葉狀如荻而赤華，可以已疽。

龍侯之山……決決之水出焉……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

梁渠之山……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

單張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食之已嗌痛。

英山……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

浮山……有草焉，名曰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
單張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食之……可以已痸。
葛山之首……澧水出焉，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外珠鱉魚，其狀如胏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瘵。
石脆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
竹山……有草焉，其名曰黃雚，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浴之已疥。
陽華之山……其草多藷藇多苦辛，其狀如橚，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
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
求如之山……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諸毗之水，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赤背，其音如梧，食之已疣。
旄山……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鱃魚，其狀如鯉而犬首，食者不疣。
北嶽之山……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囂水，其中多鮨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
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腎，其狀如句瞿，其名曰領胡……食之已狂。
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天帝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名曰櫟，食之已痔。
陽山……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䱱父之魚，其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
渠豬之山……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多豪魚，狀如鮪，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橐山……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脩辟之魚，狀如黽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
薄山之首……有獸焉，其狀如猷鼠而文題其名曰難，食之已癭。
苦山……有草焉，員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癭。
誰山首曰招搖之山……麗麐之水出馬，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
大騩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䓘，服之不夭。
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已痤。
松果之山……有鳥焉，其名曰螐渠，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𦢊。
栒狀之山……泿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食之無疫疾。
堇理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

除災亂：

禦火：

小華之山……鳥多赤鷩，可以禦火。

符禺之山……其鳥多鴖，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

翠山……其鳥多鸓，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可以禦火。

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其名曰䑏疏，可以辟火。

涿光之山，嚻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鰼之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可以禦火。

崌山……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可以禦火。

丑陽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𪀦鵌，可以禦火。

卽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是可以禦火。

禦凶禦兵：

陰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禦凶。

翼望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一目而三尾，名曰讙，其音如奪百聲，是可以禦凶。……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

英鞮之山……涴水出焉……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譙明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

講山……有木焉，名曰帝屋，葉狀如椒，反傷赤實，可以禦凶。

虢山……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䰠山……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䱱魚，狀如盩蜼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

大苦之山……有草焉，其狀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其根蒼文……可以禦兵。

(三)克服「因勢」

「因勢」係兵家之名詞，淮南丘略訓謂兵有三勢：氣勢、地勢、因勢。此三者均影響兵事之成敗。所謂「因勢」卽指

airiti

勞倦、怠亂、飢渴、凍暍等因素。今山海經所載，有克服此等不利行軍之因素及振興人馬精力以助軍氣之秘方。此外亦可助旅行者克服窮途中所遇之困難。其例如下：

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

侖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

峚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

馬成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鶌鶋……食之不飢。

北嚻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鷾鶥，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

昆侖之丘……有草焉，名曰薲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

不周之山……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基山……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鶺鴾，食之無臥。

半石之山……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入伊水。其中多鯩魚，黑水，其狀如鮒，食者不睡。

帶山……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食之可以已憂。

中曲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食之多力。

基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

浮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𩇯，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

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名曰杜衡，可以走馬。

高粱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以走馬。

石脆之山……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赭，以塗牛馬無病。

招搖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

以上所引動植物產之記載，皆可為治疾除災亂之指南。

三、鬼神祭祀

山經除記述奇禽、畫獸、怪魚外，尚有關於各種神怪形狀之記載。乍視之，頗似語怪之獸書，細審之則如所記預卜吉

凶之奇禽異獸等，亦有其用意及目的，若讀下文，即可推知：

國語周語上云：

十五年（惠王），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神明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王曰：「今是何神也？」

中庸亦云：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按國之將興或將亡，古人深信皆有「神明降之」以示凶吉。然必須辨別「是何神也」及其象徵，而後方從事於趨吉避凶之祭祀，以悅神祇（例見國語左傳）。是以山海經內各種神怪形狀之敘述，實爲辨別神祇以考禨祥之指南。

今五藏山經內不但詳載鬼神之形狀，且對諸神宜用之祭品，無不依神之形狀及地圖，分類而詳記之。因種類繁多，玆舉例示下：

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爲席。

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

自空桑之山，至於䃌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自鹿蹄之山，至於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以采衣之。

自煇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用一藻圭，糈用稌。

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鷄，一牝豚刉。

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嬰用一藻玉瘞。

自女凡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自甘棗之屬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厘。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

自荀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䰠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糵釀干舞置鼓，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刏一牝羊，獻血，嬰用吉玉采之，饗之。

文山、勾檷、風雨、䰢之山，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耳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儛，用兵以禳，祈璆冕舞。

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䰢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

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

自錢來之山至于䰢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晪。華山冢也，其祠之禮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尊，嬰以百珪百璧。其餘十七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

按祭祀所以祈神降福免災也，然必尊卑有分，禮節祭品有別，否則必怒神招禍。例如國語楚語下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今山海經詳記尊卑各類神祇之祭物；尊者有太牢、羞酒、干舞、冕舞、巫祝合舞之屬，卑者則一羊一狗即足。據此，山海經內各等祭品之記載，實爲悅神遠禍祭祀之指南。

據上分析漢志所記山海經十三篇（五藏山經五篇，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之內容觀之，如地理、物產、醫藥、神怪、祭祀等材料，表面雖似各不相干，實則此性質不同之材料，皆有一共同之目的及用途，皆爲當時楚國之除憂避患，求福免禍之指南。考楚原爲先秦强大無匹之國，惟自戰國中期之末年，元前三一二年戰敗於秦後，國勢日衰，元前三〇三年，因失信於齊，齊聯韓魏合攻楚，楚質太子於秦乞援，方得退齊聯軍。自此楚幾連年失地。元前二九九年懷王赴秦約會

於武關，因求割地不應，遂被困留，三年後（元前二九六年）卒於秦。又元前二七八年秦將白起竟拔郢都，燒夷陵辱及楚先王之墓。此戰國局勢，極如史遷所謂：「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孟子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故在此戰爭頻仍之情形下，腐屍朽骨，盈城盈野，農不得耕，影響所及，勢必「因以飢饉，疾疫焦苦。」山海經似卽在此「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之情形下所纂輯。惟山海經所包廣繁，不僅記有奇禽、異獸、神怪之出現象徵可察禨祥，且記有具醫藥或神效性之動植物，可供去飢饉治疾疫；其所記關於地理地圖之部分，除可作旅行指南外，尙可助主兵者作戰之計劃。其所記「食之」「佩之」之動植物，則可供克服疲勞飢渴等影響戰爭勝敗之因素。其礦產產地之記載，又可供國家財富之開採，軍械利双之製造。此外經中所記各類之祭品，又可供祠神求福免災之指南。漢書郊祀志謂：「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以却秦軍。」此卽由戰爭而求神佑之實例。總之，據上山海經十三篇內容之分析，此書乃戰國時代，楚國當內憂外患交加之時，應運而出，救時急之指南書。顧頡剛謂：「山海經眞大幸，經歷儒家統一思想之二千年，不以蔑棄而失墜，吾人今日猶得讀其全書，此幾可謂之奇蹟矣。」(92)按古代可貴之經書，多有佚散，而素被視爲語怪之山海經，反被保存，則此書在古代之功用及價値可推而知。

山海經之附本（大荒經五篇）究係何書？

劉歆所上山海經表稱：「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十八篇。」然漢志所列之山海經僅十三篇，因此郝懿行在山海經箋疏敍云：

> 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有十八篇。所謂十八篇者，南山經至中山經本二十六篇，合爲五藏山經五篇，加海外經已下八篇，及大荒已下五篇爲十八篇也。所謂十三篇者，去荒經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與經別行，爲解經之外篇。

按郭璞之山海經序有「此海內經大荒經本皆進在外」之注文。此「皆進在外」之文，亦卽郝氏所謂「皆在外」之意。簡言之，郝氏謂大荒經五篇附於十三篇之後者，蓋因其爲釋經之外篇而非正文也。稍前於郝氏之畢沅，在其山海經新校序內，亦謂「大荒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並云此釋經之五篇爲劉歆所增。畢、郝二氏皆判五藏山經、海外經（漢志所例之十三篇）皆爲禹、益所作。陸侃如及衞聚賢等則謂大荒經五篇乃班固後東漢魏晉之作，是以漢志所列之山海經僅十三篇。總之，學者對漢志所列山海經十三篇之解釋有二：

㈠大荒經五篇爲東漢、魏晉之作，劉歆所校之十八篇內，未包大荒經五篇。（陸侃如謂其十八篇爲五藏山經、海外四經、海內四經所組成，但未擧細目。衞聚賢則謂歆所校之三十二篇，亦卽所改定之十八篇，爲山經二十六篇，海外經四篇外，加歆僞造及脫簡之「海內經」各二篇而成）。

㈡大荒經五篇未被併於山經海經而列於漢志者，因此五篇係「與經別行，爲釋經之外篇。」至晉郭璞作注，仍合二者以符劉歆所定十八篇之數。

畢、郝二氏稱大荒經五篇爲山經、海經之釋文之說，近人多有附合之者。例如侯仁之所作海外四經、海內四經與大荒四經海內經之比較一文，卽補證畢沅「大荒四經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之說。茲列侯氏文中比較之首七條以示概要：

1.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爲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爲人長頰。）——海外南經	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大荒南經
2.讙頭國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朱國。）——同上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讙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讙頭。讙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芑苣穋楊是食，有讙頭之國。——同上
3.㦸國在其東。其爲人黃，能操弓射蛇。（一曰㦸國在三毛東。）——同上	有㦸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㦸處是謂巫㦸民，巫㦸民肦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同上
4.周饒國在其東。其爲人短小，冠帶。（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同上	1.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同上 2.有小人國，名靖人。——大荒東經。
5.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一曰在穿匈國東。）——同上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大荒南經
6.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同上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同上
7.狄山，帝堯葬於陽，帝嚳葬於陰。爰有熊、羆、文	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爰有文貝、離俞、鴟久、

虎、蜼豹、離朱、視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虖交。) 其范林方三百里。——同上	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元實。——同上

侯氏之結論云：

1. 海外經、海內經與大荒經、海內經，內容大部相似。
2. 在內容相似的條件下，大荒海內經的敘述，大部較之海外經、海內經增加甚外。這當是畢沅用「釋」字的意思。

又謂：

關於第一點，無需贅言。

關於第二點，我想再把此等增加部份，分析如下：

此等增加部份，顯然是向兩方面擴展：第一是故事的內容；第二是譜系。

據筆者之觀察，以上所引之七例，並非如侯氏所謂：「大荒海內經的敘述，大部較之海外經、海內經增加甚多。」因表中僅第二第三兩條內大荒經之內容略有增加。第一、五、六、七，四條內大荒經之內容反而較少。復次，表中大荒經與海外經之內容，雖大部相似，但其內容之性質，則有差別。前者爲故事及譜系之記述，後者則爲地理性之作。實則海外經全經之記載，偏重海外一切邦國之位置，(例如「羽民國在長股東」「柔利國在一目東」等)。其所載之神話亦爲地理性之敘述，(例如「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殺之，在昆侖東」，「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文夫國北」等)。海內經之記述，則偏重於水道之「出」、「入」，其名山邦國、神話之記載亦無不以注明其位置爲主（例如：「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入江州城下」「潁水出少室山，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等)。至於大荒經之內容則係以神話故事及故事人物之譜系、功績爲主。故事、譜系及功績，既非釋地理之文，故大荒經五篇不宜稱之爲海外，海內經之釋文。如必謂凡大荒經五篇與十三篇相類似或重複之處，皆爲釋文，則十三篇內之自相重複或類似者，又當作何解？例如海外北經：「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鴟久、視肉。」海內東經：「鮒魚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衞之。」又五藏山經與海內經亦有相似之內容。例如西山經：「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據此如從畢、郝、侯等氏之說，則海外北經豈爲海內東經之釋文，或海內北經豈爲西山經之釋文？況大荒經五篇，亦有自相重複或內容相似之處（見作者項內），則又

作何解？

或謂若大荒經五篇出於先秦，又非海外、海內經之釋文，何以班固未將此五篇併之於山經、海經而列於漢書藝文志內？欲答此問，仍當求之於藝文志術數部之形法家內，而形法家之定義爲：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

察大荒經係以神話故事及世系之記述爲主（詳後），當不合「大舉九州之勢……求其聲氣，貴賤吉凶」之目的，因此，不合術數部形法家之類別，故其被併入前十三篇，而列之於漢志內者，乃理之所當然。

大荒經之性質，既非如前十三篇爲審地形，禦强敵，考禎祥及求福去災之指南，則此五篇究爲何書？其著作之目的何在？玆分析其內容而試答之：

現存之古籍，含神話最豐富之文獻，首推山海經。因此，有謂山海經爲一部神話之書。而山海經中之神話，學者公認其以帝俊、顓頊爲中心人物，以此二帝之地位最高，記述最多，與中原以黃帝爲中心之傳統不同。考經中關於帝俊之神話，全載大荒經五篇內。至於與帝俊爲一人分化之顓頊（見上產地一項）之記述，除海外北經及海內東經僅記其葬地外，餘亦全見大荒經五篇內，據此大荒經爲山海經中以神話記述爲主之部分，且爲以帝俊及帝顓。爲中心之神話。除帝俊、帝顓頊外，此五篇所記之神話歷史人物，尙有帝舜、帝嚳、黃帝、炎帝、帝堯、太昊、少昊、祝融、鯀、禹、啓、伯益、共工、后稷、后土等。此諸人物中，帝舜、帝嚳、黃帝與帝俊係一人之分化，而帝俊與顓頊係一人之分化（本文產地項內已詳論之）。至於炎帝、祝融則爲楚之先祖，餘者非爲帝俊、顓頊及炎帝、祝融之後，卽爲與楚先祖神話有關之人物。由此觀之，則大荒經之神話，實爲楚人綜其先祖先人及與其有關人物之神話史。

大荒經中之神話內容，除記世系及故事外，尙特述帝俊、帝顓頊之偉大並先人之事業及功績。其所記帝俊及帝顓頊，爲權威最高，天地之主。凡關天地四時運行之日、月、歲（星），皆爲帝俊所生，其司天司地之重及黎，與掌日、月、星之行次之噎，則爲顓頊所「令」。此外，中容之國、西周之國、白民之國、黑齒之國、三身之國、季釐之國、司幽之國，皆爲帝俊或帝俊之子「所生」。又季禺之國、顓頊之國、淑士之國、一臂民、叔歜國、中輻之國、苗民之國，皆爲「顓頊之子」。至於與帝俊、顓頊爲一人分化之帝舜、黃帝，又爲搖民、巫戴民、北狄之國之始祖。除備述祖先之權威及創業外，又論及帝俊、顓頊、炎帝之後裔，對生產工具及生產技能之創造發明。是以大荒經中之神話，非特以楚人之神話爲主，且以其先祖先王之事業及功績之記述爲主。又凡大荒經屬於地理性之記載，多爲宗主帝俊、帝顓頊爲始祖之諸邦國，及其附近之鄰國及山水。其關天文之記述，多爲標誌日月出入之山，及掌日、月、星辰行次之神，而日、月、歲爲帝俊所生，司

天之官，及掌日、月、星辰行次之神，爲顓頊之後。如此，則大荒經內之地理及天文之記述，亦以帝俊、帝顓頊爲中心思想。此外，據蒙文通之研究所得，大荒經五篇係以四川西部爲「天下之中」，按楚先祖帝顓頊生於西蜀之若水（見末篇海內經），足見此經以西蜀爲天下之中，必有所本。

大荒經以帝顓頊之出生地爲天下之中，以帝俊、帝顓頊爲神話中心人物，以楚先王先人之事跡、世系及功績爲神話之骨幹，其末篇海內經又特述帝俊令羿「以扶下國，恤下地之百艱」及以鯀「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與「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爲結束。而此專敍楚先人之功績，及以鯀、禹之廢興作結語之篇末內容，與末篇海內經之其他部份，順序記述東、西、南、北海之內之邦國、山水、神話故事等內容之性質不符。且此專敍先人功績之末段，不宜列於「北海之內」之記述中。故此末段似爲成書時增益之文。由此增益之文，以鯀、禹之故事作結束觀之，筆者頗感此後成之大荒經五篇之目的，除表彰楚先王先人之偉大及功績外，或楚史巫之官，假鯀、禹廢興之遺訓而警戒時君修德和民之意。按古時功德並稱，有功卽有德，在位之君，惟有德則興，無德則爲上天所廢。例如墨子尙賢中篇云：

> 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

國語周語下亦云：

> 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郊。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決汩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又尙書洪範篇云：

> 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是鯀因無功，爲天帝所廢，禹因有功，故天錫之「洪範九疇」及「皇天嘉之，祚以天下。」此卽中庸所謂「大德者必受命」及堯典、皐陶謨所謂「天命有德」也。因此，筆者以爲山海經之外篇，乃戰國晚期，楚國國勢日非之時，楚史巫之官假鯀禹及「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見大荒西經）之遺訓，警戒楚王於敬事鬼神，以求福助外，尙需以德爲政，否則「離民怒神」國不可保。如左傳僖公五年，

> （虞）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游國恩稱屈原之辭賦中，含有宇宙觀念、神仙觀念、神怪觀念及歷史觀念，四大觀念，並舉離騷中之「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無殀乎羽之野……夏桀之帝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及羿、后辛等其他歷史人物之成敗，作辭賦中含歷史觀念之

例證。游氏並謂：「古時史職所包甚廣，凡關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占夢的事，都在他所掌的範圍以內。凡遇着這些事情，都得書在簡策，使鑒於前世的善惡禍福以爲勸戒。」[93]此說與筆者之意見恰合。國語楚語下亦有類似之說：

> 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光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

總之，筆者於分析山海經之內容，參酌與山海經有關之文獻及學者有關之論斷後，甚覺山海經全書，乃戰國晚期，楚國在國勢日衰，臣主共憂患之局勢下，楚史巫之官，應運起而纂輯之書。其前十三篇（五藏山經、海外四經、海內四經）爲積極方面，挽救危困之考禎祥，除災亂、治疾疫及藉祭祠以求福佑之指南。其「皆進在外」之大荒經五篇，除表彰先王之明德，使不忘先王先人之業外，又消極方面，藉鯀、禹之廢興及大德者必受命之遺訓，勸告時君修德行仁之警戒書。

附註

①袁珂，中國古代神話，中華書局 1960 PP. 21-22
②侯仁之，「海外四經海內四經，與大荒四經之比較」，禹貢，卷七，六、七合期，1937 P. 325
③鄭德坤，「山海經及其神話」，史學年報，第四期 1932 P. 132
④侯仁之，前引文 P. 326
⑤小川琢治，「山海經考」，先秦經籍考，下册，江俠庵編譯，商務印書館，1931 P. 91
⑥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上海，中華書局，1932 P. 59
⑦小川琢治，前引文 P. 73
⑧同上 P. 71.
⑨石璋如，中國歷史地理，第二輯，臺北，中華文化出版，1951 PP. 7-8
⑩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商務印書館，1938 P. 53
⑪董書業，中國疆域沿革史略，開明書店，1947 PP. 21-22
⑫顧頡剛，史念海，前引文 P. 59
⑬同上 P. 62
⑭鍾鳳年，「戰國疆域變遷考序例」（續）禹貢，第七卷，六、七合期 1937 P. 219
⑮饒宗頤，「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東方文化，第一卷第一期，香港大學，1954 P. 69
⑯嚴一萍，謂「羣神乃喜」當爲「羣神乃德」，見「楚繒書新考」下，中國文字。28 臺北，1968 P. 2

⑰饒宗頤，前引文 P. 80
⑱顧頡剛，「五藏山經試探」，史學論叢，第一冊，北京大學潛社。 1934 P. 11
⑲蒙文通，前引文 P. 51
⑳胡厚宣，「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齊魯大學研究所， 1945 P. 32
㉑支偉成，晏子春秋，上海泰東圖書局， 1934 P. 14
㉒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辨七，上，開明書店， 1947 P. 253
㉓郭某，甲骨文字研究，上冊，祖妣條， 1930 PP. 4-5
楊寬，前引文。 PP. 223-245
衛聚賢，「虞夏」，古史研究，第三集，商務印書館，1977, PP. 246-7
吳其昌，「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續考」，古史辨，七，下， 1947 PP. 333-344
㉔小川琢治，前引文 P. 9
㉕袁珂，前引文， P. 21
㉖小川琢治，前引文 P. 84
㉗鄭德坤，前引文， P. 134
㉘陸侃如，見侯仁之，前引文， P. 319
㉙衛聚賢「山海經的研究」，古史研究，第二集，上冊，商務印書館， 1937 P. 8
蒙文通，前引文 P. 57
㉚吳晗，「山海經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統」，史學年報，第三期 1931 P. 86
㉛蒙文通，前引文 P. 58
㉜袁珂，前引文 P. 21
鄭德坤，前引文， P. 132
㉝小川琢治，前引文 P. 73
㉞陸侃如，與註第 28 同
㉟蒙文通，前引文 P· 58
㊱袁珂，前引文 P. 21
鄭德坤，前引， P. 134
㊲小川琢治，前引文 P. 73
㊳陸侃如，與註第 28 同
㊴衛聚賢，前引文 PP. 304-307

airiti

㊵蒙文通，前引文，P. 58

㊶鄭德坤前引文，P. 134

㊷袁珂，前引文 P. 21

㊸拉克倍理，見小川琢治，前引文，P. 9

㊹衞聚賢，前引文 P. 313

㊺陸侃如，見侯仁之前引文，P. 319

㊻鄭德坤，前引文 P. 132

㊼李漢三，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說，鐘鼎文化出版，1967 P. 32

㊽同上 P. 33

㊾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1935 P. 495

㊿同上 P. 457

(51)錢穆，「周官著作年代考」，燕京學報，十一期，1932 PP. 2195-2196

(52)楊寬，古史辨，P. 251

(53)同上，PP. 189-190 192

(54)同上，PP. 250-251

(55)同上，PP. 196-197

(56)吳晗 前引文，P. 86

(57)童書業，見顧頡剛，楊向奎，三皇考，哈佛燕京學社 1936 P. 275

(58)游國恩，楚辭概論，商務印書館，1939 P. 100
楚辭論文集，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1955 P. 297

(59)陸侃如，屈原，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 P. 158

(60)王世昭，屈原傳，香港，幸福出版社，1957 P. 253

(61)郭某，歷史人物，新文藝出版社，1952 PP. 28-9

(62)何天行，楚辭作於漢代考，中華書局 1948 P. 32

(63)游國恩，楚辭集釋，香港，文宛書屋出版，1962 P. 198

(64)游國恩，楚辭論文集，P. 75

(65)陸侃如，前引文，P. 158

(66)王世昭，前引文，P. 254

(67)郭某，前引文，P. 28

airiti

⑱陸侃如，高亨，黃孝紓，楚辭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前言 P. 4
⑲郭某，前引文， P. 38
⑳游國恩，楚辭論文集， PP. 309-310
㉑王世昭，前引文， P. 255
㉒同上， P .253
㉓郭某，屈原賦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P. 208
㉔陸侃如，屈原， P. 159
㉕游國恩，楚辭集釋， PP. 204-205
㉖陸侃如，前引文， P. 158
㉗郭某，前引文 P. 208
㉘王世昭，前引文， P. 254
㉙游國恩，核辭論文集， P. 285 楚辭集釋 P. 205
㉚王世昭，前引文 P. 231
㉛顧頡剛，三皇考， P. 291
㉜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商務印書館， 1936 PP. 431-433
㉝梁啓雄，荀子柬釋，商務印書館 1936 PP 431-433
㉞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商務印書館， 1921 PP. 303-305
㉟蔣伯潛，諸子通考，正中書局 1954. PP. 159-161
㊱羅根澤，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 1958 PP. 370-371
㊲汪中，「荀子年表」，述學，四部叢刊集部影印本
㊳錢穆，前引文， PP 268-279
㊴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歷史研究， NO. 1 1954 P. 83
㊵同上， P. 90
㊶顧頡剛，見「書經中之神話序」文，馬伯樂著，馮沅君譯，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1939 P. 4
㊷顧頡剛，「五藏山經試探」，.PP. 1-2
㊸游國恩，前引文， P. 46

airiti

圖書館學季刊

景印本

圖書館學季刊，是中華民國圖書館協會編印的有關圖書館學，以及研究版本、目錄學的學術性期刊。作者有梁啓超、袁同禮、章炳麟、葉德輝、傅增湘、胡適、杜定友等，所發表的論著都有常遠的參考價值。這本期刊在北平創刊，自民國十五年三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至民國廿六年六月第十一卷第二期止。景印本精裝十冊，與原來的版式大小一樣。

十六開本　全套精裝十冊
定價　新臺幣三千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景印本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全套自民國十七年五月第一卷第一號至廿六年二月第十一卷第一號止。景印本與原來的版式大小一樣。這本學術性的刊物側重討論目錄學和校勘學，所刊載的論文大多具有歷史價值。它給從事研究漢學的學者帶來不少方便。

十六開本　全套精裝十冊
定價　新臺幣五千元

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

景印本

國學季刊是國立北京大學民國十二年創刊的一種學術性雜誌，內容包括羣經研究、語言文字、歷史考古、金石、書目、文學等，其中尤以討論聲韻學、文字學及語法方面的論文為多。這套景印本自民國十二年一月創刊的第一卷第一號至廿六年六月第六卷第二號止，精裝六冊，版式和原來一樣，字體清楚不費目力。在學術資料缺乏的今天，重印該刊是學術界的一樁盛事，同時也可以因此重睹四十年前的學術水準，而和現在作一客觀的比較。

十六開本　全套精裝六冊
定價　新臺幣二千四百元